春秋經傳集解　一

杜元凱也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曰春秋序或曰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

丘明爲傳以其姓左故号左氏傳也

春秋左氏傳序

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

春秋魯國史官記事之文本有此名非孔子始名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

崩薨曰赴
禍福曰告

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
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
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
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
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敎之所存文之所害則
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

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
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
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
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
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
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
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
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

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

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

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
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
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
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
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
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
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

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
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
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
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
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
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
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

或卿

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

孫或作遜

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

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

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傳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孟子卒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

惠公不以桓
生之年薨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隱公繼室
之子當嗣
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
爲大子帥國人奉之爲經元年春不書即位
傳

經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
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
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
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
襄二十九年即位例
在隱莊閔僖元年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
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
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
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
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
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儁傑
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儁曰克也國討例在
莊二十二年得儁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
宣十七年鄭在熒陽宛陵縣西南鄢今穎川
鄢陵
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官咺名也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
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
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
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
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
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
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
冬十有二月祭伯

賵 孚鳳切
贈喪曰賵

來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公子益
師卒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唯卿佐之
喪獨記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
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
人臣輕賤死日可略
故特假日以見義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不書即位攝也
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三月公及邾
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克儀父名未王命故不書
爵曰儀父貴之也王未賜命以爲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奬王室

王命以爲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公攝位而欲求好於
邾故爲蔑之盟解所以與蔑盟也夏四月費伯帥師城
郎不書非公命也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
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
此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生莊
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莊公寤
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
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爲大子亟請於武公公

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虢國今滎陽縣）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滎陽京縣）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使得其所宜）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踣也姑且也）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

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遂寘姜氏于城潁（城潁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

隧地中道也

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爲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助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

畢同軌言極四海之内同軌之諸侯莫不尽至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

贈死不及尸 尸未葬 弔生不及哀 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 豫凶事非禮也 仲子在而來贈故曰豫凶事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放此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蜚負蠜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放此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 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 公立而求成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 以桓爲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爲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放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 公孫滑共叔段之子 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 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

公子豫 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 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 翼邾地 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興作大事各舉以備文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衆父卒 衆父公子益師字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爲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 無駭帥師入極 極附庸小國無駭魯卿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放此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紀子帛莒子盟

于密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
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
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
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
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鄭人伐衛凡師有鐘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
盟公辭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莒子娶于向
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傳言

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爲戒他皆放此司
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庈父費伯
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戎請盟秋盟于唐復
脩戎好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
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無傳日行遲一歲一
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

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　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

八月

庚辰宋公和卒　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元年大夫盟於宿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癸未葬宋穆公　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

葬 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 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 王貳于虢 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王子狐平王子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 周人遂成平王本意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 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 周鄭交惡 兩相疾惡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 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 蘋蘩薀藻之菜 蘋大蓱也蘩皤蒿薀藻聚藻也 筐筥錡釜之器 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 潢汙行

雅云山夾水曰澗
瀆無所通曰溪

潦之水潢汙渟水行潦流潦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云二國風有采蘩采蘋采蘩采蘋詩國風義取於不嫌薄物雅有行葦泂酌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

僨 玉篇僵也 甫運切

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陳國今陳縣）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

嬖 玉篇補悌切 賤而獲幸者

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義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

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

四年經書州吁弑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稱臣弑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其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州吁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眾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故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縕益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

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諸其父）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

能爲也此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己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子晉也）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螟（無傳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宋人伐鄭圍長葛（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謚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

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閒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

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揔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

不書傳具其事爲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放此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皐縣也一名虎牢六月鄭二

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烏毒反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公問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叙其情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恨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東門役在四年宋人使來告

命告命策書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
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公怒乃止
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
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爲七年公
伐邾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
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寡
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宋人伐鄭圍
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夏五月辛酉
公會齊侯盟于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秋七月雖無事而
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放此冬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上有
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
言易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爲公子戰於
狐壤爲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
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

逆晉侯于隨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弃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公子佗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周任周大夫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薀積也崇聚也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爲

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
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己國不足以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鄭伯
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
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
依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
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
蔇蔇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爲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無傳叔姬伯姬之娣也至
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滕侯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滕國
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夏城中丘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例在襄元年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
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戎鳴鐘鼓以伐
天子之使見夷狄強虣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丘衛地
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

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爲經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凡伯所以見伐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涖臨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志不在於歃血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洩駕鄭良佐如陳涖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撼言之也皆爲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鄭公子

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王寵故鄭伯許之乃成昏爲鄭忽失齊昏援以至出奔傳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庚寅我入祊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襄六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辛亥宿男

卒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八月葬蔡宣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螟爲災冬十

有二月無駭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犬丘垂也地有兩名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宛鄭大夫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於此遂畀之政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

故曰禮也平宋衞二國忿鄭之謀鄭不與盟故不書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略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爲魯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好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侯冬來告稱秋和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爲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爲謚因以爲族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公命以字爲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

字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

挾卒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

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

書癸酉始雨日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

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爲時失凡雨自三日以

往爲霖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平地尺爲大雪夏

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爲王左

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

不告命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公怒絕

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

志故復更告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

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

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

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爲

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

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爲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戎師大奔後駭軍不復繼也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

經十年春王三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王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鄭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古顏反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宋地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

戴鄭伯伐取之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戴國今陳留外黄縣東南有戴城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翬之去族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能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敘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饔餼謂之郊勞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秋七

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衞人入鄭宋衞奇兵乘虚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衞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宋衞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召之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實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

傳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魯國薛縣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

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待洛反賓有
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盟載
書皆先同姓例在定四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薛任姓齒列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
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
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
廟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潁考叔挾
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棘戟也及

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秋七月公會齊侯
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傅著許城下潁考叔取鄭
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
顛隊而死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
曰君登矣周徧也麾招也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
莊公奔衛奔不書兵亂遽逃未知所在齊侯以許讓公公
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
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

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寡人之人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共給億安也父兄同姓羣臣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段出奔在元年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以壽終

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謁告也如舊昏媾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絜齊以享謂之禋禋祀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

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鄔劉（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蔿邘之田于鄭（蔿邘鄭二邑）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今溫縣）原（在沁水縣西）絺（在野王縣西南）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隰郕（在懷縣西南）欑茅（在脩

武縣北）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盟（今盟津）州（今州縣）陘（闕）隤（在脩武縣北）懷（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攢茅隤屬汲郡餘皆屬河内）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

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鬬）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之不須兩告乃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

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大宰官名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位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內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於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館于寪氏館舍也寪氏魯大夫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弒隱篡立故喪禮不成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春秋經傳集解桓公第二

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八年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篡立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

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爲文時之所隱）秋大水（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八年）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盟曰渝盟無享國（渝變也）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廣平曰原）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色美曰豔）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滕子來朝（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平

蔡鄭鄧三国為會以懼楚

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稷宋地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即位而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九月入杞　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　雖有君若無也　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　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言爲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爲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　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
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
不書不告也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城武縣
東南有北郜城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
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
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大路越

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
不鑿不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袞冕黻珽
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帶裳幅舄
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舄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
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鞛
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鞶
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
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

巳音詞巳午之巳也蛇形ニ象ルナリ

之黼 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 兩已相戾 昭其文也 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 鍚鸞和鈴昭其聲也 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登降謂上下尊卑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 謂立華督違命之臣 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

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 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 義士猶或非之 蓋伯夷之屬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

曰其有後於魯）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
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
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九月入
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惠隱之好）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
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
策言速紀有功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
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

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初晉穆侯之
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大
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
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曰異哉
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
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
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
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太子曰

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爲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以相輔貳）士有隸

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衰殺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者）惠之三十年晉（晉昭公七年）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晉孝侯十五年）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哀侯于翼）哀侯侵

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嬴齊邑今泰山嬴縣）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無傳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公子翬如齊逆女（禮君有故則使卿逆）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公會齊侯于讙（無傳）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於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讙）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邊）驂絓而止（驂騑馬）夜獲

絓碍也
也懸也

殉用人送死也亦求也誓也從也

来

之又欒共叔（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揔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芮伯（如說文国名）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爲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夏天

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郎非狩地故唯時禮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

葬陳桓公無傳

城祝丘無傳齊鄭將襲紀故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大雩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

螽無傳蚣蝑之屬為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

不書奔以朝出也爲下實來書也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大子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政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虢公林父王卿士周公

拒 禦也 捍也

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陳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集成也曼伯爲右拒曼伯檀伯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

殿在軍前曰啓後曰殿

麗陳法戰于繻葛繻葛鄭地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
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蔡衛陳皆奔王卒亂
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
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
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
社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兵自退夜鄭伯使祭足勞
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
免王討之非也仍叔之子弱也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
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秋大雩書不時也十二公傳唯此
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
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
南郊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
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
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
之備矣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冬淳于公如
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

嘗ハ秋祭也
烝ハ冬祭也
祭ハ春
祀ハ夏

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秋八月壬午大閱齊爲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戍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爲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蔡人殺陳佗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傳例在莊二十二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冬紀侯來朝

愶許劫反以威力相恐愶也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隨縣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張自

後也大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二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國有道大國淫虐無道小道大淫所

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今民餒而君逞欲逞快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

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飢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

餼使魯爲其班後鄭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
書蓋史闕文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
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
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
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
由己非由人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
言獨絜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欲以佗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

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
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
假父之命以爲辭爲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秋大閱簡車馬也九
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
牢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
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四方卜士之妻爲乳母公與文姜
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
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

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 申繻魯大夫 以名生爲
信 若唐叔虞魯公子友 以德命爲義 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 以類
命爲象 若孔子首象尼丘 取於物爲假 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
名之 取於父爲類 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 不以國 國君之子
不自以本國爲名也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 隱痛疾患
辟不祥也 不以畜牲 畜牲六畜 不以器幣 幣玉帛 周人以
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
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
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

皆不敢斥言 故以國則廢名 國不可易故廢名 以官則廢
職以山川則廢主 改其山川之名 以畜牲則廢祀 名豬
則廢豬名羊則廢羊 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 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 宋以武公廢司空 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先君獻武廢二山 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
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
物命之曰同 物類也謂同日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
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

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盡物故書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不揔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秋鄭人齊人衞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郟王城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例在五年天王使家父來聘無傳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夏五月丁丑烝無傳秋伐邾無傳冬十月雨雪無傳今八月也書時失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略輕

傳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

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釁瑕隙也無德者寵國之釁也夏

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黃隨不會黃國今弋陽縣使薳章讓黃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閒季梁請下之下之請服也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遥見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逸逃也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鬭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爲右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不許隨平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

書字者伸父母之尊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
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
唯王后書 爲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 巴子使韓服
告于楚請與鄧爲好 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縣 楚子
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 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 鄧南
鄙鄾人攻而奪之幣 鄾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 殺道朔及
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 言非鄾人

所攻 夏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 鬭廉楚大夫
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 二甥皆鄧大夫
鬭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 衡橫
也 分巴師爲二部鬭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僞北北走也 鄧人逐之
背巴師而夾攻之 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
與戰 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宵夜也 秋虢仲芮伯梁
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荀賈皆國名 冬曹
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

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享曹大子初獻

樂奏而歎（酒始獻）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

歎所也（施父魯大夫）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卒子莊公姑射立）（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葬曹桓公（無傳）秋公會衛侯于桃丘

弗遇（無傳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

伯來戰于郎（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惡三國討有辭）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終施父之言）虢仲譖其大夫

詹父於王（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詹父有辭以王師伐

虢夏虢公出奔虞（虞國在河東大陽縣）秋秦人納芮伯

萬于芮（四年圍魏所執者）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

求旃（旃之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人利其璧以璧爲罪）吾焉用此其以賈

害也（賈買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

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

共池共池地名闕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先書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同盟於元年赴以名秋七月葬鄭莊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釋例詳之突歸于鄭突厲公也爲宋所納故曰歸例在成十八年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連祭仲故不言鄭鄭忽出奔衛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無傳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公會宋公于夫鍾無傳夫鍾郕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無傳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宋不書經闕楚

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鄖人軍於蒲騷將與

隨絞州蓼伐楚師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蒲騷鄖邑絞國名

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莫敖患之莫敖

楚官名即屈瑕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

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君次於郊郢

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鄖

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

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濟益

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

所聞也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紂有億兆夷人成軍以

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

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鄭

昭公之敗北戎也在六年齊人將妻之昭公辭

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之母皆有寵弗從夏鄭莊

故

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為氏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曼鄧姓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也以女妻人曰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八月壬辰陳侯躍卒無傳厲公也十一年與魯大夫盟於折不書葬魯不會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丙戌衛侯晉卒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莊十一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而憾結故云長亂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恥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在新城昌魏縣羅人欲伐之

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大崩曰敗績例在莊十一年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三月葬衛宣公無傳夏大水無傳秋七月冬十月無傳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

狃習也就也
忕大者也他蓋切

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益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忕也蒲騷役在十一年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

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陽隨縣賴人仕於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設備及鄢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立突賂

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鄭人來請脩好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脩十二年武父之好曹地曹與會無冰無傳書時失夏五不書月闕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乙亥嘗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齋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冬十有二月丁巳齊

侯祿父卒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
陳人伐鄭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例在僖二十六年。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熟曰饔。生曰餼。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其災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十二年。焚渠門入及大逵渠門鄭城門。逵道方九軌。
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首鄭邑。以大宮之椽歸為
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
月乙未天王崩無傳。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無傳。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世子者忽為大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強不從祭仲之言脩小善絜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

子突 子亹 子儀

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大子之禮始於是遂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無傳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在沛國

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賜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

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
出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
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人殺
檀伯而遂居櫟檀伯鄭守櫟大夫冬會于袲謀伐鄭
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
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
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秋七月公至
自伐鄭用飲至之禮故書冬城向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
譏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
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
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
揔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十有一月
衛侯朔出奔齊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前年冬謀納厲

（公不克故復更謀）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夷姜縊（失寵而自經死）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壽子告之使行（行去也）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惡安也）

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黔牟羣公子）惠公奔齊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趡魯地稱字義與蔑盟同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夏五月丙

午及齊師戰于奚（奚魯地皆陳曰戰）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十一年大夫盟于折）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蔡侯弟也言歸爲陳所納）癸巳葬蔡桓侯（無傳稱侯蓋謬誤三月而葬速）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爲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黄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齊欲滅紀衛逐其君）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蔑盟在隱元年）

二君逐惠公之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虞度也不度猶不意也）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嘉之故以字告）伐邾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典歷數者）日官居卿以
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
平歷數）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
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
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公子亹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
惡矣公子達曰（公子達魯大夫）高伯其爲戮乎復惡
已甚矣（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爲惡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水在濟
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
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夏四月丙子
公薨于齊（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十八年）丁酉公之喪至
自齊（無傳告廟也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秋七月冬十有二
月己丑葬我君桓公（無傳九月乃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始議行事）
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

易此必敗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為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謫譴也以告夫人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齊侯為公設享燕之禮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除恥辱之惡也齊人殺彭生不書非卿秋齊侯師于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弒君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己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即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大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

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妾如
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春秋經傳集解桓公第二

春秋經傳集解

二

春秋經傳集解莊公第三

杜氏　盡三十二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内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夏單伯送王姬無傳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爲王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於内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無傳未同盟而

赴以名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無傳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
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王姬歸于齊
不書逆公不與接齊師遷紀郱鄑郚無傳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
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北訾城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文姜與桓俱行而桓
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殺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
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
氏絕不爲親禮也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

奔去姜氏以示義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齊彊
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然喪制未闋故異其禮得禮之變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魯往會之故書例在昭六
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無傳於餘丘國名也莊公
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魯爲之主比之
內女冬十有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行不
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乙酉宋公馮卒無傳再與桓同盟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文姜

前與公俱如齊後懼而出奔至此始與齊會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傳曰書姦姦在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夏四月葬宋莊公無傳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冬公次于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例傳曰凡師過信爲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虛次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傳重明上例夏五月葬桓王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櫟故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爲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無傳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三月紀伯

姬卒無傳隱二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紀侯大去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無傳紀季入酅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無傳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將授兵於廟故齊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為小國辟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蕩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為徵應之符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薨於行不死於敵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樠木木名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祕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溠水在義陽厭縣西

東南入鄖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
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汭內也謂漢西濟漢而
後發夷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不能降屈車齊盡以
國與季明季不叛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違辟也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書姦
秋郳犂來來朝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犂來名冬公
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未受爵命為諸

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冬伐衛納
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
經六年春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
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朔為
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為文朔懼失眾心以國逆告也歸入例在成十八年秋
公至自伐衛無傳告於廟也螟無傳為災冬齊人來歸衛
俘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

于周於寗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寗跪衛大夫官之以遠曰放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譬之樹木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也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舅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若齧腹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魯莊公十六年楚終強盛為經書楚事張本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秋大水（無傳）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無傳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俱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無傳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甲午治兵（治兵于廟習號令將以圍郕）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郕）秋師還（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稱臣臣之罪也）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夏書逸書也稱皋陶能勉種德邁勉也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言苟有德乃為人所降服姑且也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傳言經所以即用舊史之文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大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言

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

屨於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石之紛如齊小臣亦鬬死)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未長歷推之月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誤)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也子糾小白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爲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爲殺無知傳)

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例在成十六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秋七月丁酉葬齊

襄公無傳九月乃葬亂故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九月齊人取子糺殺之公子爲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譎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極言之冬浚洙無傳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爲齊備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糺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誤齊師是以皆止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糺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糺于生竇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

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文例在十一年長勺魯地二月公侵宋無傳侵例在二十九年三月宋人遷宿無傳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侵伐齊爲兵王皆蔵之盟義與長勺同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荊楚本號後改爲楚楚辟陋在夷於此始通中國然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莘蔡地以蔡侯獻舞歸獻舞蔡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國在齊南平陵縣西南傳曰譚無禮此直釋所以見滅經無義例他皆放此滅例在文十五年譚子奔莒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不書侵伐齊背蔵之盟我有辭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肉食在位者閒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

不遍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孚大信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己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奔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旗靡轍亂怖遽故逐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公子偃魯大夫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妻之

（姊妹曰姨）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以九年入）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亡）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傳例曰敵未陳曰敗某師）　秋宋大水（公使弔之）

（故書）冬王姬歸于齊（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傳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為文）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大崩曰敗績（師徒橈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得儁曰克（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為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覆謂威力

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爲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厚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盛貌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己禮稱孤其庶庶幾於興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子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乘丘之役在十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萬時未爲卿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魯聽其得還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爲戲而以爲已病爲宋萬弑君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無傳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閔公不書葬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奔例在宣十年]

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殺督不書宋不以告]立子游[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宋邑今沛國蕭縣亳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叔蕭大夫名]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

祁子曰不可石祁子衛大夫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宋衛本同好國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賄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肉醬并醢猛獲故言皆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修霸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也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始與齊桓通好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會故夏單伯會伐宋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秋七

月荊入蔡入例在文十五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于鄄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
功天子故起以單伯會諸侯爲文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齊欲崇天子故
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經書人傳言諸侯者揔衆國之辭夏單伯會之取
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
居之及大陵獲傅瑕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
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
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
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初內蛇與外蛇鬬
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
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
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
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
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
瑕貳言有二心於已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

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疑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己世爲宗廟守臣）社稷有王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也）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庸用也）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僞設享食之具）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嬀）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

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主兵故序齊上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為諸侯長秋諸侯為宋伐郳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邾子克卒無傳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再同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仲黨斷足曰刖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謚也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於十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冬早辟害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蔿國請而免之蔿國周大夫旣而弗報詭諸不報施於蔿國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夷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齊人戍遂翫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自盡爲文秋鄭詹自齊逃來無傳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冬多麋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饗酒食也四族遂之彊宗齊滅遂戍之在十三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日官失之夏公追戎于濟西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秋有蜮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觀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故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爲瑴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虢公晉侯

后于

（倡義爲王定昏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實惠后（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其后稱）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秋有蜮爲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鬭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鬭緡楚大夫）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

鬻其師（鬻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

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夫人姜氏如莒 無傳 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無傳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又使媵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 禦巴人爲巴人所敗 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 還鬻拳弗納遂伐黃 鬻拳楚大閽黃嬴姓國今弋陽縣 敗黃師于䠟陵 䠟陵黃地 還及湫有疾 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 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 夕室地名 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 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 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 若今城門校尉官 使其後掌之 使其子孫常主此官 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穨 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 子穨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 周惠王莊王孫 取蔿國之圃以爲囿 圃園也囿苑也 邊

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邊伯周大夫）王奪子禽
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秩祿也）
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
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秋五大
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不克出奔
温（温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
燕（南燕）冬立子頹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夏齊
大災（無傳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秋七月冬齊人
伐戎（無傳）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克能也）執燕仲
父（燕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
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
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虢叔虢公字）曰寡人聞之哀
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

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爲之不舉去盛饌而況
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
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
突卒十六年與魯大夫盟于幽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無傳薨寢祔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冬十有二月葬鄭厲
公無傳八月乃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虢相命弭鄭

地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
子穨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闕象
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略界也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城
皐縣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莊公也言效
子穨舞徧樂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巡守於虢國也天子
省方謂之巡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玤虢地王與之酒泉
酒泉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后王

后也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虢公請器王予之爵爵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爲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傳言王之偏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告無傳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大子也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

防無傳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冬公如齊納幣無傳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傳稱大子以實言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顓孫自齊來奔不書非卿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羈旅之臣羈寄也旅客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宥赦也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

弛（去離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不敢也）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爲朋友所譏責）使爲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爲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龜曰卜）其妻

占之曰吉（懿氏妻）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殺陳佗在桓六年）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大史也）陳侯使筮之（蓍曰筮）遇觀䷓之否䷋（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

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占故言猶有觀非在已之言故知在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爲堯四嶽）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大嶽之後得大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

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故傳備言其終始卜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荅以忠信則可臧會卜僭遂獲其應丘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於此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無傳祭叔來聘無傳穀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公至自齊無傳荊人來聘無傳不書荊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公及齊侯遇于穀無傳蕭叔朝公無傳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秋丹桓宮楹桓公廟也楹柱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貢賦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然不用命諸侯有王

從王事王有巡守省四方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於策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士蔿晉大夫富子二族之富強者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閒之用其所親爲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秋丹桓宮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葬曹莊公無傳夏公如齊逆女無傳親逆禮也秋公至自齊無傳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大水無傳冬戎侵曹無傳曹羈出奔陳無傳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赤歸于曹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郭

公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并非丹楹故言皆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御孫魯大夫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以不丹楹刻桷為共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惠公也書名十六年與內大夫

盟于幽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逆女逆者微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冬公子友如陳無傳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

之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御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禮凡

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告不鼓告猶災也月侵日爲告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蔿之計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無傳夏公至自伐戎無傳曹殺其大夫無傳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無傳宋序齊上主兵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大司空卿官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爲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譏冬杞伯姬來

傳例曰歸寧莒慶來逆叔姬無傳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爲逆則
稱字例在宣五年杞伯來朝無傳杞稱伯者蓋爲時王所黜公會齊
侯于城濮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諸
侯之事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
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
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
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寧問父母
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歸不反之辭
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虢
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
民弃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御我誰與夫禮
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
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言不可力強虢弗畜也
亟戰將饑言虢不畜義讓而力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

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爲侯伯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頽也立子頽在十九年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者史失之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郿魯下邑傳例曰邑曰築大無麥禾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國也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

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
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
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爲北不可以無主
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
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
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
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
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廣絶也郎謂蒲北屈

也言蒞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晉侯
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
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
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
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楚令尹子
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爲館
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
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

雖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鬭御彊鬭梧耿之不比爲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鬭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爲反禦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閒也幕帳也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經書大無麥禾傳言饑又先書饑在築郿上者說始糴經在下須得糴嫌或諱饑故曰禮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

用更造之辭夏鄭人侵許傳例曰無鐘鼓曰侵秋有蜚傳例曰爲
災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無傳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
之紀賢而錄之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興作傳皆
重云時以釋之他皆倣此諸今城陽諸縣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經無作字蓋闕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
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
曰伐聲其罪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掩其不備秋有蜚

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
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
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大火
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
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樊皮叛王
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無傳將卑師少故直言次
齊將降鄣故設備秋七月齊人降鄣無傳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

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遥以兵威脅使降附八月癸亥葬
紀叔姬無傳以賢録也無臣子故不作謚九月庚午朔日有
食之鼓用牲于社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齊人伐山戎山戎
北狄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
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
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鬬射師諫則執而
梏之射師鬬廉也足曰桎手曰梏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
縣也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
紓楚國之難鬬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減紓緩也冬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爲燕謀難燕國今薊
縣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無傳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夏
四月薛伯卒無傳未同盟築臺于薛無傳薛魯地六月
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也獻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

禮來故書以示過秋築臺于秦無傳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冬不雨無傳不書旱不爲災例在僖三年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夷狄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公子慶父如齊無傳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狄伐邢無傳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

鄭在二十八年謀爲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
梁丘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惠王
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內史過周大夫對曰國之
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
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
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
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王用蒼服上青
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虢請於神求
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
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
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
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福於神神
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虢多涼
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爲僖二年晉滅下陽傳初公築臺
臨黨氏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見孟任從之閟孟任黨氏
女閟不從公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爲夫人割臂盟公

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雩祭天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

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逵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共仲慶父成季奔陳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春秋經傳集解莊公第三

春秋經傳集解閔公第四

杜氏　盡二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季子來歸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冬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狄人伐邢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敬仲管夷吾諸夏親暱不可弃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湫仲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斃踣也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

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覆昏亂（覆敗也）霸王之器也（霸王所用故以器爲喻）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爲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

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爲晉殺申生傳）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

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
初九變而爲比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
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
土震變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足居之震爲足兄長之
震爲長男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初一
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
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萬畢公高之後傳爲魏之子孫衆多張本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傳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
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
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秋八月辛丑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
策諱之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公
子慶父出奔莒弒閔公故冬齊高子來盟無傳蓋高傒也
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十有二月狄入衛書入不能有其地例在襄十三年鄭棄其

師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而克奔陳故克狀其事以告魯也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
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
殃將至矣遂奔晉舟之僑虢大夫夏吉禘于莊公速
也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卜齮魯大夫也公即位年八歲
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以奪齮田齮忿其傅弁及公故慶父因之秋八月辛
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
以僖公適邾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

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
魚請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奚斯也不許哭而往共
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
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閔公哀姜之娣叔姜
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
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
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爲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
地僖公請而葬之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

厚內存毋子不絕之義爲國家之大計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
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
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兩社
周社亳社兩社之閒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
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乾䷀乾下乾上乾大有六五變而爲乾
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爲君父離變爲乾故曰同
復於父見敬與君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遂以爲名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

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
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
子矢使守莊子甯速也玦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
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
子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
嬰齊殿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狄人戰于
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熒澤當在河北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
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守石窌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少[蓋年十五六]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昭伯不可]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

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逆衛敗衆]宵濟[夜渡畏狄]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共及滕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申之賦異於常故傳別見之]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遺也四馬曰]

衆衣單複具曰稱門枕使先立門戸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
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鄭
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
而歸高克奔陳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
使帥師而不召鄭人爲之賦清人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
危國亡師之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
別種也皐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
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廚膳故曰
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
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
旅宜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
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
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
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爲
帥必不威也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
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

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 謂居曲沃 教之以軍旅 謂將下軍 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 佩之金玦 以金爲玦 狐突御戎先友爲右 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爲申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 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 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爲罕夷御 羊舌大夫爲尉 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 先友曰衣身之偏 偏半也 握兵之要 謂佩金玦將上軍 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 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 兵要遠災 威權在已可以遠害 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 歎以先友爲不知君心 衣身之章也 章貴賤 佩衷之旗也 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賞以春夏 服其身則衣之純 必以純色爲服 用其衷則佩之度 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 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 冬十二月閟盡之時 衣之尨服遠其躬也 尨雜色 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

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寒涼殺離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矣韋弁服軍之常也尨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雜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有害大子之心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曰盡敵而反曰公辭敵可盡乎雖盡敵猶

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行亦去也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寒薄也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諗告也事在桓十八年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故曰亂本成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爲孝不戰爲安民與其危身以速

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毋也繇卦兆之占辭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務才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逆散故能致十倍之衆

春秋經傳集解閔公第四

春秋經傳集解僖上第五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齊帥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聶北邢地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辭夷儀邢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楚人伐鄭荊始

改號曰楚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魯地挐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掩惡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准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也邢潰不書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撰具還之無所私取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分穀帛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也地有二名九月公敗邾

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

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爲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五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此始赴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不書所會後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爲文晉荀

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懦弱）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前是冀伐虞至鄍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冀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己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不信虞）先書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齊寺人貂始漏師于

稔年也

多魚寺人内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公多嬖寵内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經書侵傳言伐本以伐興權行侵掠為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曰旱不為災徐人取舒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盧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六月雨示旱不竟夏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五稼無損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齊侯為陽穀之會

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弃德不祥。祥、善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爲明年齊侵蔡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遂伐楚、次于陘。遂、兩事之辭。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夏、許男新臣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屈完如師以觀齊。屈完睹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爲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塗、陳大夫。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爲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爲主與謀。例在宣七年。八月、公至自伐楚。無傳。告于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舡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

（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屝草屨）齊侯說與之虎牢

不穀猶寡君善也

（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爲誤軍道）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

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事）於是有以衮斂（衮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

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吾憂也）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杞伯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大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

故也 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鄭伯逃歸不盟 逃其師而歸也逃例在文三年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無傳

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爲備故也 素察妖祥逆爲之備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釋經必須告乃書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 重耳夷吾也 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 不謹

夷吾訴之公使讓之 譴讓之

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 讎猶對也

無戎而城讎必保焉 保而守之

寇讎之保又何

慎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
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
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言城不如固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也退而
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
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爲三言城不堅則爲固讎不忠無
以事君故不知所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
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

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袪袂也夏公孫茲如牟娶
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
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宣仲轅濤塗
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
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
之美樓櫓之備美設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
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爲七年鄭殺申侯傳秋諸侯盟

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孔叔鄭大夫親黨援也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柏國名

大王於周為穆生昭故大王之子為昭大伯大王長子當不以父命与仲雍俱讓国適呉

汝南西平縣有柏亭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下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

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爲昭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 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 盟府司盟之官 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 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 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 據猶安也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

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周書逸書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馨香之遠聞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 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 行去也 曰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不更舉兵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 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 問於卜

齓齔也
入謹切初謹切說文
毀齒也男八月
生齒八歲而齔
女七月生齒七
歲而齓俗作
齓也

子

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月

夏

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虞所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秋楚人圍許以救鄭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

冬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爲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也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爲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

凶之禮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文六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寧曹伯班卒無傳五年同盟于首止公子友如齊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敏也冬葬曹昭公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塗譖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爲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爲罪釁後之人將求

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
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
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
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
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
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
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

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
夫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
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
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
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
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
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
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

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 揔將領也子華姦父之命即罪人 鄭有辭矣何懼 以大義爲辭 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 列姦用子華 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 位會位也子華爲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爲諸侯所記 君盟替矣 替廢也 作而不記非盛德也 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 介因也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以齊侯不聽子華故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 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 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爲八年盟洮傳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

難故逃曹地　鄭伯乞盟　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　夏狄伐

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弑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

崩　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

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　晉里克

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　傳

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　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

必大克　不恥走故可逐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

恐怨深而羣黨來報　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

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明期年之言驗　秋禘

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

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寢小寢同同盟

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

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有大叔帶之難　宋

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盟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黄縣東有葵丘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

殤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歳至十一為下殤七歳以下無服之生未月不為殤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夏會葵丘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甲子晉侯佹諸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

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

恐隕越于下隕越顛隊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取脩好故傳顯其盟辭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也譏戒獻公言

（晉將有亂）晉侯乃還（不復會齊）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丕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 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

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圭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重言之義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在平陽縣西南令不及魯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異於凡諸侯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郤芮郤克祖父從夷吾者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己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入而能民土於何有能得民不患無土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鬬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闇行

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不然則可爲人法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賊難哉言能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狄滅溫溫子奔衛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無傳北戎山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未爲無道而里克親爲三怨之主累弑二君故稱名以罪之秋七月冬大雨雪無傳平地尺爲大雪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

奔衛（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温故曰温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加巳罪不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晉侯改葬共太子（共太子申生也）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太子太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夷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歆饗也殄絶也）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乏祀為無主祭也）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生之

象亦沒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蔑無也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泠至秦大夫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祁舉晉大夫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七子七輿大夫丕豹奔秦丕豹丕鄭之子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丕公曰失衆焉能殺謂里丕之黨違禍誰能出君謂豹辟禍逃爲明年晉殺丕鄭傳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也書春從告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秋八月大雩

無傳過時故書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經書在今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爲惠公不終張本

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皋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簒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齊故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無傳遣世子與僖公同盟甯母及洮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楚丘衛國都郛郭也爲明年春狄侵衛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郢楚都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召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傒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傒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悌易

也言樂易君子爲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傳在前年 夏四月葬陳

宣公 無傳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鹹 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秋九月大雩 無傳

書過 冬公子友如齊 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

子帶 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 事畢不與王言 不言子帶事

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

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

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戍守

也致諸侯戍卒于周 冬晉荐饑 麥禾皆不熟 使乞糴于秦秦

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

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

言不損秦 必敗 不義故民離 謂百里與諸乎 百里秦大夫 對曰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

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 欲爲父報怨 秦伯曰其

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爲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鄫子來朝鄫國今琅邪鄫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

狄侵鄭無傳

冬蔡侯肹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揔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鄫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鄫昏既來朝而還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

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爲怨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以解怨適足使秦強）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闕）遂次于匡（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八月螽（無傳爲災）九月公至自會（無傳）季姬歸于鄫（無傳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己卯

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雷電擊之大夫既卒書字）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愎諫違卜故貶絕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

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之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喩晉惠公其象未

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巽爲風秦象艮爲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爲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爲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爲車右此夷吾之多忌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步揚郤犨之父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

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

不可狃
思公言匹夫尚
不可狃快況國
乎況晉与秦也
敵国其可以師
狃我乎　使請戦
逆使韓簡往
秦師請戰

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忕也言一辟秦則使忕來）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三日）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

便旋也

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隋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愎戾也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免衰絰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

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慼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也）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恐夷吾歸復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

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也（祇適）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名佚）無怙亂（恃人亂以爲己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已）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懷公）衆皆哭（哀君不還）

爰易　爰田法三年　爰其田同義　恐也

國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将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爲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筮之史〕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衁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無衁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西鄰責言不可償也〔自晉而秦秦在西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爲雷爲火爲嬴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爲雷離爲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

行師敗于宗丘輹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爲車離爲火上六爻在震則無
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
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
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姪其從姑
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六
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逋亡也家謂子圉婦懷嬴明
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
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
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他
皆放此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
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
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
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筮以數
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
不從史蘇不能益禍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
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僔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

所主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
是展氏有隱慝焉隱慝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
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
道助教唯此爲深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
伐宋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恃齊救十月晉陰
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
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秦伯曰晉國和乎對
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爲秦所

於

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
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
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
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
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
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
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
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感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霸納而不

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爲一牢）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伯）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於是晉以河東之地予秦秦始征其租賦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賦此即惠公許賂秦以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始歸之秦也）

春秋經傳集解僖上第五

春秋經傳集解

三

春秋經傳集解僖中第六

杜氏　盡二十六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無傳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冬十有二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
于淮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使石
隕故重言隕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
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
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鷁
退能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今茲此歲明
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亂宋襄不終別以
政刑吉凶他占知之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
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
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吉凶由
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
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
伐厲以救徐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
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

入河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爲王室難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鄫爲淮夷所病故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今魯國卞縣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於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僖公同盟赴以名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大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

焉（宦事秦為妾）師滅項（師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周講禮之事）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

易牙善烹飪故以滋味進

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

甗魚免反又方言 又方彦又魚偃反

殯六十七日乃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夏師救齊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甗齊地狄救齊無傳救四公子之徒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無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為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冬邢人狄人伐衛衛人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

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衞言邢所以終爲衞所滅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鄫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秋宋人圍曹衞人伐邢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亦與盟梁亡以自亡爲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爲此冬梁亡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

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曰薄德謂殺糾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鄫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

死爲幸恐其亡國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脩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詩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敎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壍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夏郜子來朝無傳郜姬姓國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鄭人入滑入例在襄十三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壍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

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宋襄公欲合諸

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盟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為邢故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夏大旱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惣見衆國共執之文冬公伐邾無傳為邾滅須句故楚人使宜申

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謂軍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尩烏黄反巫尩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尩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

一曰周礼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以為曰干欲焚之又知巫尩女巫也并巫尩為女巫則尩是者弱之称當以女巫尩弱故称尩也以為尩非巫也巫是之禱神之人尩是之瘠病

向本亦作嚮許亮反

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尩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不傷害民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為二十二年戰泓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

羲本或作戲 許宜反

叔孫豹 案杜註所引是叔孫婼語今傳本多作豹恐是之傳寫誤宜爲婼 婼勑若反

大皥與有濟之祀 司主也大皥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 以服事諸夏 與諸夏同服王事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 須句成風家 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 明祀大皥有濟之祀保安也 蠻夷猾夏周禍也 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 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脩祀紓禍也 紓解也爲明年伐邾傳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升陘魯地邾人縣公冑于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得恤寡小之禮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
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爲下泓戰起初平王之東
遷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
被髪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
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髪而祭有象夷狄秋秦晉
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
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
其年信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

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
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
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
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蘇之占富辰
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
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爲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
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
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

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冑兜鍪魚門邾城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弃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

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
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爲軍也不
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
後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
以佐宋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
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

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胡耇元老之稱明恥
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
重言尚能害已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
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鬬三軍以利用也爲利
興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利而用之阻隘
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丙子晨鄭
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
夫人芈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

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門限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丁丑楚子入享于鄭為鄭所饗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芊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弒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終子魚之言得

(死爲辛)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以爲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爲亂不可不賞)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己則不明而

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爲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爲國史承告而書例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晉公

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擧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

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
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
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
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
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
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
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
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公子安
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
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
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
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
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
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
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

懷則難疾安則
之道言婦夫之道
大倫也君懷吾不
去淫樂失義之
時名者也
駢脅許業反駢
合幹也說文云駢
脅并也廣雅云
脅幹謂之肋通俗
云腋下謂之脅

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爲傳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乗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晋公子

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晋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晋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晋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
君三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
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
旋相追逐也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
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
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也吾聞
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
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

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諡懷公
故號爲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湔也怒曰
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
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
之文也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
河水朝宗于海海喩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喩公
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
章之義他皆放此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

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爲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絶於周〕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紲馬韁〕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投其璧于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臼城〕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辛丑狐

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爲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

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衞文公諸門戶僕隷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豎左右小吏）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

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弃小怨所以能安衆）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鯈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

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卿之嫡妻爲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

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 堵俞彌鄭大夫 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二子周大夫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事在莊二十一年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怨王助衛為滑請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 無親疏也 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 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 邘晉應韓武之穆也 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類善也糾收也 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

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曰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喩兄弟和睦則强盛而
有光輝韡韡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兄弟
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訟爭貌言內雖不
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
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
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

禍之大者也崇聚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
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
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弃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
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爲近道近當暱之四
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
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
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
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

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頽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

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二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御士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王曰先后其謂我

鷸尹橘反翠鳥羽也

何（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

及坎欿國人納之（坎欿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頽叔桃子

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

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王出適鄭處于氾（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

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

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以為冠非法之服）

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

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

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

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慼憂也取其自遺憂）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

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

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

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鄭

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享宴加厚善鄭能尊先代冬

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

子帶鄙在鄭地氾鄙野也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

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

守官守王之羣臣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

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

辟母弟之難也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服降名禮

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

多省視官具于氾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而後聽其

私政禮也得先君後己之禮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

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

弟仕焉乃往得仕爲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無傳五同盟宋蕩伯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

自爲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宋殺其大夫無傳

掖 說文云以手持人臂曰ー

爲名

其事則未照於例名大夫無罪故不稱爲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興師見納故葬衛文公無傳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爲吉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爲已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遇大有䷍乾下離上之睽䷥兌下離上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
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
位而說故能爲王所宴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
且是卦也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爲澤以當日
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
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
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
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大叔在温故左師
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
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
既行享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弗許闕地通路
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
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
温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
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蒼葛陽樊人德以柔

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詐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秋秦晉伐鄀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為商密援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僞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其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因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為頓圍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

夫也 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狐溱狐毛之子 衞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衞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衞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 勃鞮披也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 故使處原 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衞甯速盟于向 向莒地甯速衞大夫莊子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夏齊人伐我北鄙 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 衞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 公至自伐齊 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 茲丕時君

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寗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

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

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仲爲襄仲副使故不書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之而伐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之辭文過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鬬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爲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經傳集解僖中第六

春秋經傳集解僖下第七

杜氏　盡三十三年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曰入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蓋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

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故賤之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有廢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

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爲令尹故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幼少也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

萬二千五百人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
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
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
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
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蒐于被廬
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
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
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

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
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
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
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始入
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入子犯曰民未

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
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
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
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矣乎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
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
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
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
者曹衛兩來告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子叢
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
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
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
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
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

莫覲反

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衛侯
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
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
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
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陳侯如會無傳陳本
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朝于王所無傳王在踐土非京
師故曰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

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國逆為文例在成十八年衛
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
十年陳侯款卒無傳凡四同盟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女歸寧曰
來公子遂如齊無傳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陳共公稱子先
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班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
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襃貶也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内有河陽
縣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壬申公朝于王所

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元咺與衞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衞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諸侯遂圍許會温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共伐之曹伯襄復歸于曹晉感侯獳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之例遂會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衞曹在衞東故衞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衞南而東侵曹伐衞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衞地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斂盂衞地衞侯請盟晉人弗許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衞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衞地公子買戍衞晉伐衞衞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衞楚人救衞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殺

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爲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飧璧之施）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

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亾之勞）爇僖負羈氏（爇燒也）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犨爲先歸張本）宋（門尹般宋大夫也楚之圍宋急使來告晉師求救）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

秦未可若之何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

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軍志兵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閒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

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爲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

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言將爲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許）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

在彼如此則直
晉而曲在楚矣

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

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諸國在漢北若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嗽也是以懼子犯曰吉

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鬭勃請戰鬭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鬭勃令戒勑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韅靷鞅

與衆也

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脩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胥臣晉大夫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鬭宜申子上鬭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

（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不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熒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

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

虎賁
礼虎賁氏以虎
八百人先後王而
今賜晉侯三
人也

戎車二輅各有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彤赤弓玈黒弓
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秬黒黍鬯香酒
所以降神卣器名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
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晉侯
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受策以出出入三
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
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

事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於
京師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
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
隊隕也克能也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
信合義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而後用
之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
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先戰夢河神謂
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

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旣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

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答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止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諡六月晉人復

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
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
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
誘其衷衷中也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
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
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
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
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

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
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
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
入欲安喩國人公子歂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驅奄甯子未備二子衛
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
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
其股歂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

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脩爲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盟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顚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侯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爲囚室甯子職納

盾之事又見宣二年泄冶之…宣之九年

㯻饘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橐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壬申公朝于王所

執衛侯經在朝王下傳在上者告執晚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內外者史晉史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故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

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無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慭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

敵

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秋大雨雹爲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聰悉或通鳥獸之情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

傷

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衛侯鄭歸于衛魯爲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成十八年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介人侵蕭無傳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晉侯使醫

衍酖衛侯衍醫因子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列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雙玉曰瑴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怨元咺距己故賂周冶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九月甲午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

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執事亦謂秦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 設得鄭以爲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 焉用亡鄭以陪鄰 陪益也 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行李使人 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 封疆也肆申也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三子秦大夫反爲鄭守 子犯請擊之 請擊秦也 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夫人謂秦穆公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 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爲亂也 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 蘭鄭穆公 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 晉東界 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太子以求成于晉晉

敝之 因秦之力而反害秦是不仁也

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曰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爲其子成昏〕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襄仲如晉拜曹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慢瀆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趙衰爲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冬狄圍衞衞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衞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衞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衞所絕）不可以間成王周

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爲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無傳文公也三同盟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狄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爲和同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嘑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

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

壽ハ百廿
壽ハ百
壽ハ八十

諸寋叔寋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寋叔秦大夫
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善且行千
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
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
寋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
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寋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

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
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
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
閒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爲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
姜戎敗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戎之戎居

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稱人者未為卿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王城之北門冑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

久也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
遽傳車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
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
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
豕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
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
敝邑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閒暇若何猶如何滎陽中牟
縣西有圃田澤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

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
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
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於事
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
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齊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
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
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

爲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秦以無禮加己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

口三師雖有一敗之而我亦不以掩其身之善也

惠不以纍臣釁鼓(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狄伐晉

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弃其善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瑕奔楚三十一年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

下鄭文公夫人也鄶城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晉陽
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
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
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
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
紓緩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爲老乃駕以待子
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
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

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
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
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葬僖公緩文公元年
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
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作主非禮
也文二年乃作主因葬文通譏之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
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
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

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春秋經傳集解僖下第七

春秋經傳集解

四

春秋經傳集解文上第八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二月癸亥日有食之無傳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緩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晉侯伐衛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

頵 丘倫反

侯從告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 衛人伐晉 衛孔達爲政不
共盟主興兵鄰國受討喪邑故貶稱人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戚衛邑在
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偕不貶者體列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
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
君頵 商臣穆王也弒君例在宣四年 公孫敖如齊 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
其能相人也 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 見其二子焉叔服
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 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共養者也收

乃多反

子葬子身也 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豐下蓋面方爲八年
公孫敖奔莒傳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
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
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
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
閏故言歸餘於終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四時無愆過 舉正
於中民則不惑 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 歸餘於
終事則不悖 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 夏四月丁巳葬僖

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衛毛伯字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諸侯諒闇亦因祥祭爲位而哭使告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時王在溫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

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己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八邑身見執辱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言年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蠭目而

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
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
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
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發
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
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曰不能
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弑君
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
取此宮甲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丁
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斂而加
惡謚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
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穆伯如
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凡君即位卿出並聘
踐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行也好事鄰國以衞
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
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

殽之役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荅對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爲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

爲政爲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丁丑作僖公主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垂隴鄭地熒陽縣東有隴城士縠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自十

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為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二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郤溱）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鞫居為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箕役

在僖三十三年

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 未得可死處 其友曰吾與女爲難 欲共殺先軫 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 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 共用死國用 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 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黜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言今見黜而合宜則退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 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

馳秦師死焉 屬屬已兵 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遄疾也沮止也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 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 成子趙衰 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 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

以顯之毋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爲明年秦人伐晉傳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士縠士蔿子書士縠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縠能堪卿事故書

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彊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爲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爲

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冬晉先且居宋

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共祭祀）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夏五月王子虎卒（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爲赴）秦人伐晉（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自上而隋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得臣也）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曰潰

（在上一曰逃各以類言之）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夏四月己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於此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弃其善）與人

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喩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楚師圍

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救江在雨螽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螽下）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

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登成拜（俱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狄侵齊（無傳）秋楚人滅江（滅例在文十五年）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

故免之二年衛執孔逹以說晉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逹曹
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父之業而諸侯服從逆
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
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
爲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
遂納幣是貴聘也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迎
是卑廢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內
主也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

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祿秋晉侯伐秦圍邧新
城以報王官之役邧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楚人滅江
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
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
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君
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
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
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於也究度皆謀也衛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爲賦湛露彤弓詩小雅）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

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冬成風薨（爲明年王使來含賵傳）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夏公孫敖如晉（無傳）秦人入鄀

司信公卒昭公
筠立

入例在十五年 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冬十月甲申
許男業卒〔無傳與僖公六同盟〕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
葬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初鄀叛
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六人叛楚即
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冬楚
公子燮滅蓼〔蓼國今安豐蓼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
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哀哉〔蓼與六皆皐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晉陽
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嬴逆旅大夫〕
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
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
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
可以定身〔剛則犯人〕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

以去之（爲六年晉殺處父傳）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臼季胥臣下軍佐也爲六年蒐於夷傳）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傳）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再同盟）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宣爲國討故不言賈季殺）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奔例在宣十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也盾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溫（徃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爲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

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 宣趙盾謚 制事典 典常也 正法罪 當輕重 辟獄刑 辟猶理也 董逋逃 董督也 由質要 由用也質要券契也 治舊洿 治理洿穢 本秩禮 貴賤不失其本 續常職 脩廢官 出滯淹 拔賢能也 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爲娶 秦伯任好卒 任好秦穆公名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爲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 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 建立聖知以司牧民 樹之風聲 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 分之采物 旌旗

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陳之藝極藝在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引道也表儀猶威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就也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霸主秋季

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季文子季孫行父也聞晉侯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從者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得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恐有難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

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子）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班位也）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

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郫晉地）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爲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狐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

侵官也（君已命帥與勳矣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
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六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
其帑（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夷之蒐賈季戮臾
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
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
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夫子禮於賈
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寵位）

官

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
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
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
帥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
以作事（順時命事）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豐）生民之道
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為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

故

屬國也信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遂城郚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二年與魯大夫盟於垂隴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熒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惣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冬徐伐莒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國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也絕大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目夷子樂豫爲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爲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庥之多故君子以為比詩謂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昭公即

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之難僖二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衞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

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堇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

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己攝卿以往可也何

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荀伯林父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己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爲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讓其伐魯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傳

（還自釋凡例之意）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内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

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爲兄弟如初從之（爲明年公孫敖奔莒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宣子爲中軍帥故曰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書）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之用威（董督）

之以威刑（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奇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爲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

襄王崩
頃王立

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壬午月五日）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宜去族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螽（無傳爲災故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公子卬也）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蕩意諸也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且復致公

堉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衞地以封之今幷還衞也由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秋襄王崩［爲公孫敖如周弔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宋

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鄕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

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夷蒐在六年士穀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先克奪蒯得田于菫陰七年晉禦秦師於菫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爲明年殺先克張本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夫人姜氏如齊無傳歸寧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于廟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無傳七年同盟于扈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以動爲異故書冬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文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秦辟陋故不稱使不稱夫人從來者辭葬曹共公無傳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 箕鄭等所使也 亂殺先克不赴故不書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 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 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范山楚大夫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陳師狼淵爲伐鄭援也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 囚公子堅公子尨及 莫江反

樂耳 三子鄭大夫 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事自非指爲其國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 夏楚侵陳克壺丘 壺丘陳邑 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 子朱息公也 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 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傲不敬 叔

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
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傲其先
君也為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嶽同
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為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
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
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小斂故書
日夏秦伐晉不稱將帥告辭略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
子西也謀弒君故書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
二年同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
魯盟親諸侯也冬狄侵宋無傳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
地名闕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夏秦
伯伐晉取北徵報少梁初楚范巫矞似矞似范邑之巫
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

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絶（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商楚邑今上雒商縣）沿漢泝江將入郢（沿順流泝逆流）王在渚宮（小洲曰渚）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爲司敗子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王使爲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仲歸子家不書非卿）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故也（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麇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共戰）（御事華元父）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

爲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子弋陽期思縣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焉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右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命夙駕載燧燧取火具宋公違命不夙駕載燧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禦毋從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慎也罔無也極中也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爲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厥貉之會麇子逃歸爲明年楚子伐麇傳

春秋經傳集解文上第八

春秋經傳集解文下第九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討前年逃厥貉會〕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郤缺冀缺〕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麇地〕潘崇復伐麇至于鍚

穴（錫穴麇地）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莊叔得臣）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

（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摏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宋公於是以門賞耏

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
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
之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
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
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首於
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衛人獲其
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郕邑國人弗
徇徇順也為明年郕伯來奔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稱爵見公以諸侯禮
逆之杞伯來朝復稱伯舍夷禮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既嫁
成人雖見出弃猶以恩錄其卒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
居巢城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不稱氏史略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書敗績
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
蒲坂縣南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

縣南有負亭負即鄆也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郕邽亦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爲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不書大歸未笄而卒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嫁而卒不書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

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贈送也）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郤缺將上軍（代箕鄭）臾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蔑）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又未嘗涉知軍事）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爲卿不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憖缺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爲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再同盟邾子蘧蒢卒未同盟而赴以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大室屋壞大廟之室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地闕狄侵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芳味反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即士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爲氏能外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妻子請

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己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檛臨別授之馬檛並示己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

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

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從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頽故書以見臣子不共）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衞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衞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爲行）公答拜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告於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彗也既見而移入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公至自會 無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弑君例在宣四年 宋子哀來奔 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 冬單伯如齊 單伯周卿士為魯如齊故書 齊人執單伯 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

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録之父母辭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 奔亡禍也歸復福也 懲不敬也 欲使怠慢者自戒 邾文公之卒也 在前年 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魯使者有不恭敬故邾人來治魯使不敬之罪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驟數也商人桓公子 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 家財盡從

公及國之司富者貧有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
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
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
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秋七月乙
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七
月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
可使多蓄憾不爲君則恨多將免我乎爾爲之言將復殺
我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

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
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晉趙盾以諸
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
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且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
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周公將與王孫蘇訟
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匡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
訟周公于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趙宣子平王
室而復之復使和親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

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廬戢棃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廬今襄陽中廬縣戢棃廬大夫叔麇其佐鬬克子儀也初鬬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之從

己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與聽政事終寢於家故出入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爲卿不義宋公而

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速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猶言其甲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求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例曰非禮也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獲大城曰入（入国書大夫於此始）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足序列十

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姬故與直出者異文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也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因晉請齊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華督曾孫也督弑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

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也

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為冬齊侯伐曹張本

齊人或為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

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

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卞人魯下邑大夫

惠叔猶毀以為

請（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襄仲欲勿哭（怨敖以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彭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爲非禮）日有食

之天子不舉（去盛饌）伐鼓于社（責羣陰伐猶擊也）伐諸侯
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于朝（退自責）
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之等差）齊人許單
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書
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爲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而告廟）
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不會盟）晉郤
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怠解也）
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
滅之（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
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
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
公不會（明公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書曰諸侯盟于扈無
能爲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

諱君惡也 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為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 與而不書後也 謂後期也今貶諸侯似為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 不能討己 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此年夏朝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 執王使而伐無罪 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詩小雅 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 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為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及與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 六月戊辰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信公疾且以賂故郪丘齊地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泉臺臺名毀壞之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爲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閒疾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句澨楚西界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窻（子揚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澨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

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尩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為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鬬椒也石溪仞入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見

楚強故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不疏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有賢材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而不可以禮自防閑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代公子成元華督曾孫公孫友爲左師

助鮑以施於国

華耦爲司馬代公子卯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爲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己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己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

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行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師蕩意諸死之不書不告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代意諸華

使人告蕩意諸去昭公

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虺意諸之弟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閔僖已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爲北蓋經誤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秋公至自穀無傳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卿不書謂稱人）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之例）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請服）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扈之諸侯可知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侯不見鄭

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爲書與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太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敕也敕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

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已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茠於楚如鹿赴險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鯈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令號令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趙穿晉卿也公壻池晉侯女壻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歜周大夫邥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爲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無傳莒弒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

康公卒子共公立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令先師期死）惠伯令龜（以卜事告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爲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斷其尸足）而使歜僕（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南

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扑箠也抶擊也欲以相感激）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刖爲病恨）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惠公）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大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

故來不書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爲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爲藏掩匿也竊賄爲盜賄財也盜器

爲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

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即皐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齊成也隕隊也以至于

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

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以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爲饕貪食爲餮舜臣堯爲堯臣賓于四門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投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投弃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螭魅之災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

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
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曰納
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凱之功曰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
十而爲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
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
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

文公弑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
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
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
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公孫師爲
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卒使樂呂爲司寇以
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爲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春秋經傳集解文下第九

春秋經傳集解宣上第十

杜氏　盡十一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卿爲君逆例在文四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秋邾

子來朝無傳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棐林鄭地熒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有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宋人之弒昭公也在文十六

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三年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解揚晉大夫晉人乃還晉欲求

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囚解揚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爲明年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秦師伐晉夏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興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趙盾弒其君夷皋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豉反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也殄盡也於

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爲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荅也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弃甲謂亡師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

趙盾曰彼示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闞椒若敖之族自
子文以來世爲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
稱人且爲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例應稱
國以弒厚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
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
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爲之筥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
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
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
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
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
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
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
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
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袞者
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常服袞也猶不
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晨

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

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簞笥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靈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乙丑趙穿攻靈

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善其爲法受屈）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宣子

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宦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爲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

（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盾以為適書見僖二十四年）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為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衰之適）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稱牲未卜日）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而葬速）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傳）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同盟）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郔鄭地為夏楚侵鄭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

于周疆雒水出上洛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逢遇也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

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

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已蘭蘭香草曰余爲伯鯈余而祖也伯鯈南燕祖以是爲而子以蘭爲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

信故欲計所賜蘭爲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

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姬姓宜爲配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姓之女爲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亢極也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秦伯稻卒無傳未同盟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弑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赤狄侵齊無傳秋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告于廟例在桓二年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

治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我）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故）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

殺之（六畜）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譖子家於公）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弒君之罪）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眾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其漸也書弒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

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
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已子良不可曰穆
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
何爲何爲獨留乃舍之皆爲大夫初楚司馬子良
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
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
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
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

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
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鬬
般爲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
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賈爲
椒譖子揚而已得椒處子越又惡之惡賈乃以若敖氏之
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圄因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楚邑遂
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
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師于漳澨漳澨漳水邊秋七月戊戌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皐滸楚地伯棼射王汰
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
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
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正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
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
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
䢵䢵國名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畜養
也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

夢中夢澤名江下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虎乳之䢵子田見
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
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
女妻伯比伯比所淫者實爲令尹子文鬭氏始自子文爲令
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
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
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
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

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䘮命曰生易其名也冬
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
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叔孫得臣卒
無傳不書日公不與小斂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
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
焉留公強成昏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
巳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秋九月齊高固
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即自逆也適諸
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莊二十七
年發例者嫌見逼而成昏因明之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
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楚子伐鄭
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爲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
月螽無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今河內平皐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為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此類之謂也（為十五年晉滅狄傳）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為成二年王甥舅張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上豐）之離䷝（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不過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秋公至自伐萊（無傳）大旱（無傳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衞始脩好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縱狄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者尊卑之別也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黑壤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亡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

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爲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閒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三十日食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謚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城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卒下從赴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滑水名盟吳越而還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彊吳越服從晉胥克有蠱疾惑以喪志郤缺爲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克爲成十七年胥童怨郤

（氏張本）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記禮變之所由茀所
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
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
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
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
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八月滕子卒（未同盟）九月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
九月無辛酉日誤）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三與文同盟）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
冶（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言周徵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
指斥）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秋
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為宋圍滕傳）會于扈討
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

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衵服近身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衵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

國無道危行言孫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崔氏出奔衛齊略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公如齊五月

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弒）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饑（無傳有水災嘉穀不成）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比年朝齊故）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姓下某名者）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

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

師伐邾取繹爲子家如齊傳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斵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弑君故也斵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

于辰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無傳晉侯會狄于攢函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攢函狄地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丁亥楚子入陳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郔郔地楚令尹蔿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榦榦楨也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爲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

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具餱糧（餱乾食也）度有司（謀監主）事
三旬而成（十日為旬）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
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衆狄）秋會于欑函衆狄
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
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
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王旣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
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十一年）楚子為陳夏氏亂故

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
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
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
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
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故書曰楚子

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没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爲文善其復禮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爲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徼事晉又經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興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經傳集解宣上第十

春秋經傳集解

五

春秋經傳集解宣下第十一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又徼事晉故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鄭地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

守信之善而赦猶不免誠清丘衞地在今濮陽縣東南宋師伐陳衞人
救陳背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
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
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
俔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
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爲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
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

牽羊示服爲臣僕曰孤不天不爲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
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
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
之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
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使
攺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為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

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為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栢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栢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

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蹋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

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勑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昬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

經武乎然也且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詩頌篇名鑠美也言昊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一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欒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兌兌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

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為明年晉殺先縠傳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

如進也令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

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很也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滎陽京縣東北有管

城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

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尫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

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

辭言誤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

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犨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

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為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尫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郤克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

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衞不徹警也徹去也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

無所畏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敗去唯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

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王見右廣將

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止也
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
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人惎之脫扃惎教
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
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旗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
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
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
其二子乘逢氏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

傁在後傁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
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
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
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
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
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
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
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曰不以

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屯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

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

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晉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歸於怙亂者也夫恃亂則禍歸之鄭伯許男如楚五十四年晉代鄭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

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緜也言說以忘寒)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柰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已出溺爲拯)若爲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明

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晉原穀宋華椒衞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先穀)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衞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爲盟故伐陳(陳貳於楚故)衞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衞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衞殺孔達傳)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

無傳爲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縠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令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爲變清一名清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盡滅其族爲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我則死之爲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

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
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説于晉而
免以殺告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
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
大夫亦皆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
女妻之使復其位襄父祿位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
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

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
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鄭伯
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讓
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
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
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曰鄭昭宋
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
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氏必死及宋宋人止

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

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爲十八年歸父奔齊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爲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揔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秦人伐晉無傳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著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秋螽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杞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冬蝝生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忍垢恥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詒

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
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
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
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
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
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
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

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
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
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
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
臣（己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
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
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
命王棄言焉（未服宋而去故曰弃言）王不能荅申叔時

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守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

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文字）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

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晉侯賞栢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栢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爲成）

八年晉殺趙同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
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以豐財也冬蝝生饑幸
之也蝝未爲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爲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夏成
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
曰榭謂屋歇前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
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
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
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
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
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

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郯伯姬來歸出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 毛召難在前年 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 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 殽烝 烝升也升殽於俎 武子私問其故 當享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謚季其字 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 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 宴有折俎 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公當享卿當

宴王室之禮也 公謂諸侯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傳言典禮之廢久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無傳再與文同盟 丁未蔡侯申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日 夏葬許昭公 無傳 葬蔡文公 無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道晉地 秋公至自會 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爲斷道
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
房跛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
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欒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
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
弗許私屬家衆也爲成二年戰于鞌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
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
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
偃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
子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
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擧言羣臣不信諸侯皆
有貳志擧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
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

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

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爲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傳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埜會竟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徵者行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弒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弒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

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
師成二年戰于鞌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
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
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
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
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
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
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

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
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
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字
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
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踴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
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經傳集解宣下第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

杜氏　盡十年

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傳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戎別種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

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書秋從告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邥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爲平戎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爲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宁治宁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爲二年齊侯伐我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

(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鞌齊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

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
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
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衛侯使孫
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
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言無以荅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
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
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
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止我於此止禦齊
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竝告令軍中齊師乃
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
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
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爲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爲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不中爲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

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

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汙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

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

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驂馬絓也）丑父寢於轏中（轏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之示脩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適屬也）且懼奔辟而忝

時齊侯大敗於晉軍全盛若三入晉必爲見殺

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逆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爲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窌石窌邑名齊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甗皆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

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無顧土宜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也役事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諸侯害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

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
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橈敗(震動橈曲也)
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
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
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
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
(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
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甗磬)我亦得
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其榮多矣齊晉亦
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
輿(賦輿猶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
於寡君(藉薦復白也)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
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
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
會晉師于上鄍(上鄍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賜三帥先路

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

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言何用爲臣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康誥文王

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 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 殺御叔 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 殺靈侯 陳靈公也 戮夏南 夏姬子徵舒 出孔儀 孔寧儀行父 喪陳國 楚滅陳 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言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以速之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 邲戰在宣十二年 其子黑要烝焉 黑要襄老子 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 道夏姬使歸鄭 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 襄老尸 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 巫臣屈巫 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 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 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 愛知罃也 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 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 鄭人懼

於郔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物）將

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爲七年楚滅巫臣於晉南通吳張本）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武子

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伐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白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已禍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

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十八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

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巳責（弃逋責）逮鰥（施及鰥老）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名）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公衡爲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爲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

別
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塈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

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告伐事而不獻囚俘）（淫慝

為蔵掠百姓取因俘也余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

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

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

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

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

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

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

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

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鄭國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

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

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過災故

哀而哭之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而葬緩夏公如晉鄭

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雩無傳以過時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別種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鄤覆伏兵也鄤鄭地敗諸丘輿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書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人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

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　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　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　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己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　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　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　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　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　其弗敢違違辟也　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

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齊侯

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爲脩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罃之賢〕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

晉晉侯見公不敬　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廁而死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近也　諸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　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大史　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　其肯字我乎　公乃止字愛也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　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

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　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氾祭鄭地成皐縣東有氾水　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爭曲直於子反　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對　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

可知也（欲使自亟在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丁反一音爲明年許遐鄭於楚張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遣爲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爲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孟獻子

如宋報華元也 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野饋曰餫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 傳驛 伯宗辟重曰辟傳 重載之車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捷邪出 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 主謂所主祭 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 去盛饌 降服 損盛服 乘縵 車無文 徹樂 息八音 出次 舍於郊 祝幣 陳玉帛 史辭 自罪責 以禮焉 禮山川 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 見之於晉君 不可 不肯見 遂以告而從之 從重人言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 前此年鄭伐許故 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 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 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垂棘晉地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 圍龜文公子 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 出入輒擊鼓 曰習攻

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爲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爲辭爲明年侵宋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武宮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取鄟附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肸子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盟蟲牢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二月季文子以

寧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荅以
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
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
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
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取鄭言易也三月晉
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經唯書孫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
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

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
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
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陴聞說謀故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
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
沃饒而近盬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
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兼大僕公揖
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

如(問諸大夫如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薄地下)其惡易覯(惡疾疢覯成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疢(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公說

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爲季孫如晉傳)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子爲

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爲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

也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
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冬大雩無傳書過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氾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

故也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爲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由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

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巢）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子）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惡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秋七月天

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与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鞌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

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以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聲伯如莒逆也（自爲逆婦者因聘而逆）不書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晉趙

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 趙嬰亡在五年 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 欒氏郤氏亦徵其爲亂 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 成季趙衰宣孟趙盾 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 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 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召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 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 虞度也 對曰夫狡焉 狡猾之人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 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爲命 勇夫重閉況國乎 爲明年莒潰傳 冬杞叔姬

卒來歸自杞故書悊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告故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魯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

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既弃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競強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復命起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為晉人執鄭伯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

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毋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

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爲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大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也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糴茷晉大夫報大宰

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叔申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爲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滎陽卷縣東有脩武亭）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針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田者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得其人還害身秋公如晉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春晉使糴茷至楚結成晉謂魯二於楚故留公須糴茷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

春秋經傳集解

六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郤犨郤克從父兄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

晉弔至是乃得歸郤犫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

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昆弟之妻相謂爲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爲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犫婦懼能忿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爲之婦也傳言郤犫淫縱所以亡也〕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郤犫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爲明年周公出奔傳鄄周邑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鞌以前之好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温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鄇人亭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温郤氏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温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温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年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爲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

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
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
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
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
侯于瑣澤瑣澤地闕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
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

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
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宋華
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
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
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贄幣也謀其不協而討不
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

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縣鍾鼓也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鍾而奏樂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

貺賜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閒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 不夕言無事 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 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 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 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舉詩之正以駮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 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為十六年鄢陵戰張本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 報郤至 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盟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為十七年晉殺郤錡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已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爲成肅公卒于瑕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己命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勠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爲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

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
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
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盡諸
侯遥致此意】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
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
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弔傷】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寡弱也】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散離我兄弟撓亂
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
舊勳【納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弗聽
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
【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弑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逞快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
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

穆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悛改也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在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與晉盟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入我河縣焚我

箕郜芟夷我農功夷傷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眾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及與也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

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

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庚）郤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郤錡）荀罃佐之（代趙同）趙旃將新軍（代韓厥）郤至佐之（代趙括）郤毅御戎欒鍼為右（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士）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曹宣

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迓晉侯于新楚（迓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一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之（焚[illegible]也）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駹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曹人使

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大子宣公大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絶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大國

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違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衛侯饗苦成叔成叔郤犨甯惠子相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觵觩然不用以兕角爲觵所以罰不敬觩陳設之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儌儌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

取禍之道也爲十七年郤氏亡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

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成此五者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姒定公妾衎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大夫

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寶器盡寘諸戚寘置也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為援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公至自會無傳

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 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 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 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 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 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 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 次守節（謂賢者） 下失節（愚者妄動） 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爲下宋亂）

起

楚將北師（侵衛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得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爲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秋八月

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爲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爲司城（莊公孫）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鱗矔孫）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爲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

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圍）右師討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三子不止華元還不得復入宋）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澨（澨水涯決壞也）閉門登陴矣左師二

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黶欒書子）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楚殺其大夫公子

側側子反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
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
公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公至自會無傳公會尹子
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曹伯歸自
京師爲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
無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冬十月乙亥叔孫
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

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無傳
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
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
子盟于武城爲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
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
傳言實他皆放此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
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儆夫師不儆備鄭人覆

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

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

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上下應)各知其極(心無二)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厖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不施惠)而

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至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

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在陳而囂（囂喧嘩也）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鬬心（人恤其所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

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强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爲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爲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

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戮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修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言一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爲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撎三肅使者而退晉韓

厥從鄭伯從遂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己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茷為郤至見譖張本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

好以暇（暇閒）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亡）

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馬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中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

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橋如故不見公）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申敕）

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晉楚戰期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許公于晉侯許譖也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

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為曹伯歸不以名告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逐季孟公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

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以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熒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曹人復請于

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

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爲晉讎）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犨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

(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剌公子偃(偃與鉏俱爲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閒(位比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季郤至)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稱己之伐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爲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秋公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無傳將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貍脤闕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貜且卒無傳五同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侯獳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

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

人相冒閎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臥於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
匡句須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
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
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
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
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
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冬諸侯伐鄭以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
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

還不書圍畏楚救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
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或與己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玉
含象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爲珠玉滿其懷從而歌
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
盈吾懷乎從就也夢中爲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
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
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
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

佐之師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
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
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
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
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爲明年殺國佐傳晉厲公侈
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
立其左右終如士燮言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
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

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
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
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
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閒以取勝也
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
鄢陵戰晉囚公子茷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
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故言
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公

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為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

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益多其怨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魋訟）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爲藏）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德綏遠）御軌以刑（刑治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

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爲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公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偃以私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齊殺

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
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
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
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
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闕）丁未
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
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
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
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
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
乎（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
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
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齊爲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始爲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

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爲景公大傅）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爲氏士蔿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偃籍談父爲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帥故惣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
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
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
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
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
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
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
朝郟城郜幽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

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爲帥告以三百乘戍之而
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
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紹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
逆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
惡曰復入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
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
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
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已

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根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儕使贊其
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
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
也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
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隔吳晉之道故懼攜離也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言宋嘗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
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

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
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為平
公不徹樂張本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言所以不克彭城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言
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
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
子為政於是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

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靡角宋地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罃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爲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襄元第十四

杜氏　盡九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禀命霸主非匹敵故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鄫以待晉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

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爲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謂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光齊靈公大子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荀偃不書非元帥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鄫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爲韓

[illegible]緩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大國聘焉大字小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爲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宋書伐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月而葬速叔孫豹如宋豹於此始自齊還爲卿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萊

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檟梓之屬以自爲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季孫於是

爲不哲矣言逆德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爲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

此患不爲他人蓋在己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

言盟誓之言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

睔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爲政爲政卿子

國爲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

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

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

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

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

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叛罃將

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

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穆叔

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

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

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樗至本非會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秋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皐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恚故成心疾）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

邢外(與士匄盟邢水名)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
(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
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
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
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
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
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商書曰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
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
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
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
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
侯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使荀會逆
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
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
(袁僑濤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
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
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
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
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
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
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劒士魴張老止
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

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
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
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
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
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
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

寡人之過聽絳死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
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
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絳
士富爲候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楚司馬公子何忌
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
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
月無己酉日誤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
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
我小君定姒無傳宗諡也赴同祔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
月而葬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
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
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
爭今我易之難哉晉方未能服楚受陳爲非時三月陳成
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

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爲下陳圍頓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爲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乘四牡騑騑然

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
曰必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
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爲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
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問善
道咨親爲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爲度問禮宜咨事爲
諏問政事咨難爲謀問患難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五善爲諮詢度諏謀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
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謂季

文子匠慶魯大匠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謂如季孫所議則爲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君終事君之道
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爲己樹六檟
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檟欲自爲櫬匠慶請
木爲定姒作櫬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爲略匠慶用蒲圃之
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君子曰志所
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冬公如
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小國也

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爲之言鄫今琅邪鄫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
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鄫無賦於
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
小國而爲罪闕不共也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鄫以自
助晉侯許之爲明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楚人使頓閒
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閒伺閒缺無終子嘉父
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
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
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
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
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
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
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
國名鉏羿本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
獸淫放原野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
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
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
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
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樹之
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

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
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
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浞因羿
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
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
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處澆于過處豷
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氏
收二國之燼燼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

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
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昔周
辛甲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
禹迹畫爲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
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
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
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
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
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公曰然則莫如
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
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
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戎狄事晉四
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
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

〔羿爲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説使魏絳
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冬十月邾
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
也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國人逆喪者皆
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
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發子産父〕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仲
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
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秋大雩楚殺其大夫
公子壬夫〔書名罪其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
人鄫人于戚〔穆叔使鄫人聽命于會故鄫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公至自會〔無傳〕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

告命故獨書魯戍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鄫聞其見伐遥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虣周室故告愬盟主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穆叔覿鄫大子于

晉以成屬鄫覿見也前年請屬鄫故將鄫大子巫如晉以成之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書雩同文是以

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楚人討陳叛故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毀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爲不可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莒有怨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鄫人所以見於戚會楚子囊爲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

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
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戍陳備楚
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
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季文子卒
大夫入斂公在位在作階西鄉宰庀家器爲葬備
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
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
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
弱來奔華椒孫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朝莒人
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十有
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
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宋華弱與樂轡少相
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戲也子蕩怒以弓
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

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狐駘戰]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

別邑兵來解圍齊師大敗之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共公
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
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遷萊
子于郳國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國子
經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
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假事
難而城之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為災故書冬十月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
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
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
書救也鄬鄭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
鄵實為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鄬也未見諸
侯未至會所而死鄵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正其名於會上陳侯逃歸
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

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南遺爲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爲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鄭子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八年爲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爲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己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
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竝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恤民
爲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正直爲正正己心正曲爲直正人
曲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
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
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
族大夫爲之師長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

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
君未嘗後衛君敵體竝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
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除也孫子無辭亦無
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
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
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也衡而
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爲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楚子囊
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晉會諸侯鄭僖公之爲大子

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
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
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
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
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弒簡公生五年
奉而立之僖公子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
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

弟楚人從之為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
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
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鄬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鄭
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
公子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
至自晉無傳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

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伯業故朝而稟其多少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狐之子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

諸侯大夫以崇之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事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姑

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與戍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

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
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
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
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
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政
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
無適受其咎也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
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請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

也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
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
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
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
馮陵我城郭馮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
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啓跪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
翦盡也控引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

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
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
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
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
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
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爲明年晉伐鄭傳晉
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朝告將用師
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

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
赴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
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
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賓
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
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
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
藏之以示子孫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己

嗣其父祖爲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罕晉君君子以爲知禮（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曆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楚子

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樂喜子罕也爲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挶具綆缶（畚簣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備水器（盆鑑之屬）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摽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令隧

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庀且也使具其官屬）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司寇刑器刑書）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之典）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宮（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祝也）祝宗用馬

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濁之子莊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

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祀大火
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
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閼猶數也商人
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公曰可必乎對
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
必知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穆
姜薨於東宮大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
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
䷐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隨
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亡猶無也是
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
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元體之長也
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
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爲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姣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辯而不德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

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舉不失選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偃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

武爲賢而爲之佐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君其圖之王曰吾旣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
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
晉饑弗能報也爲十一年晉伐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
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
匄門于鄟門鄟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衞北宮括曹人邾
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

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
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甲
戌師于汜衆軍還聚汜汜鄭地東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
兵器戰備盛餱糧餱乾食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
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不書圍鄭
逆服不成圍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遂
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

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
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
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
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
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
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

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晉士莊子為
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
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
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
國之間介猶間也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
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墊隘
猶委頓厎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

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鄟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

（子展能守信）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

神不蠲要盟蠲絜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春秋經傳集解襄元第十四

春秋經傳集解

七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罃不書不親兵也）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
在滕上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
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戍鄭虎牢伐鄭諸侯
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敘諸侯楚公子貞帥師
救鄭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呉子壽夢也壽夢呉子乘三
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
離不敬呉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
癸丑月二十六日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弃社稷也其
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夏四月戊
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偃士匄請伐
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
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堇父輦

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虒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爲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

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班還）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机出於其閒（出偃匄之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爲亂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將言爾〕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
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
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
滅偪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
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
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
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

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
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辭讓〕荀偃士匄曰諸
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
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
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
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
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荀偃士

匃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間差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人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勑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曰兆

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林父子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爲下盜殺三大夫傳莒人閒諸侯之有事

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己酉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

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逐賊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產子國子爲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庀具官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駟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

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
（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
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
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
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政也）衆亦
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
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
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
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書
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
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鄭
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
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
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
荀罃）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
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

軍 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 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 言有成去之志 從之將退不從亦退 從猶服也 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以退楚 宵涉潁與楚人盟 夜渡畏晉知之 欒黶欲伐鄭師 伐涉潁者 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 致怨爲後伐之資 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 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 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 欲以致怨 楚人亦還 鄭服故也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二子王卿士 王右伯輿 右助也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 欲奔晉 殺史狡以說焉 說王叔也 不入遂處之 處河上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 爭曲直 王叔之宰 宰家臣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瑕禽伯輿屬大夫 坐獄於王庭 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

爲上矣（篳門柴門閨竇小户穿壁爲户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爲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吾能無篳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鄭公孫舍

之師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道子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

也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師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一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

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

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奬助也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

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

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㚟為介故不書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

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鎛磬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鎭撫天子之邦殿鎭也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

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敎令）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爲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公曰子之敎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

不與盟而赴以名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爲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

諸姬同姓國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

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爲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禮之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勳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夏邿亂分爲三國分爲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邿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荀罃士魴卒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安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

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爲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

從先君於禰廟者 從先君代為禰廟 請為靈若厲 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 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傳言子囊之善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 子庚楚司馬 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 養叔養由基也 必易我而不戒 戒備也 子為三覆以待我 覆伏兵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 庸浦楚地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 不用天道相弔恤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明年會向傳 冬城防書事時也 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閒為時 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 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 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 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狩征行

而歳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十皆同吉乃巡狩）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令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一卿謂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偪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吴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閲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奨成霸功也吴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吴向鄭地）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己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

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入鄆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爲楚所敗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謀爲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詣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苫蓋蓋苫之別名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爲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與焉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

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毋是翦弃（翦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貍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貍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中二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

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爲晉屬
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
竝書二卿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
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
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

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
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
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
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
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
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
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
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

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故弃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

焉士鞅反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

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

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汏後誣逐士鞅也而

女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

也臨事惰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衛北

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子蟜

俱濟涇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

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汏乎對曰然欒黶

汏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

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

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聽訟舍於甘

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欒黶死盈之善未

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

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教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旰晏

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不釋皮冠而
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
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
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
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掌樂大夫大
師辭師曹請爲之辭以爲不可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
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

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
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帑子也而
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
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蘧瑗對曰君制其國臣
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
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
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

鄄（鄄衛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羣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鄄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爲公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爲孫氏逐公）公孫丁御公（爲公御也）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子魚庚公差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公差俱退）（字故言遠始與門而獨還射丁）公

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

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

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郲齊所滅郲國）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

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衞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爲御〕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衞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爲二十六年衞侯歸傳〕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彘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衞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

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謂大

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盲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以誨其君右)士傳言(士卑不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以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肆放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後軍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謚舉其終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繄發聲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國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

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衞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
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衞也定立剽范宣子假羽
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
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
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爲
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
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爲共將死不忘衞社稷可
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

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爲萬民所瞻望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
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
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夏齊侯伐我
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
誤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

卒盟（四同）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楚公子午爲令尹（代子囊）公子罷戎爲

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蔿子馮叔敖從子）公子櫜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爲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無覬覦以求幸）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

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
行之志也寘采衞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
曰采服次曰衞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略擧也鄭尉氏司氏之亂
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
十匹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爲質
焉公孫黑子晳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
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

諸卞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
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
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
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
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
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
改過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
乎城成郛也郛郭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

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爲明年會溴梁傳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春秋經傳集解襄三第十六

杜氏　盡二十二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閒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齊

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
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
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秋齊侯伐
我北鄙圍郕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羊
舌肸為傳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
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
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韓襄無忌子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
鄭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
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
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
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
比公犂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
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
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于溫
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

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
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此
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
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
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
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
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
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
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得會鄭伯夏六
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晉師
獨進楊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
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
外不書不告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秋齊侯圍成成魯孟氏

邑貳晉故伐魯孟孺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憂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嗸嗸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無傳宣公也四同盟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防卞縣東南有桃虛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司徒卬陳大夫卑宋不設備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郰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

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
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冬邾人伐我南鄙
爲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宋華閱卒華臣弱皐
比之室臣閱之弟皐比閱之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
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
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畀與也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
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
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
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十一月甲午國人
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
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宋皇國父爲大宰爲
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

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
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以行築
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
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
何以爲役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
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齊
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
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布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食

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凷古亦非喪服正文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
曰唯卿爲大夫晏子惡直已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
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以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冬
十月公會晉侯宋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
心俱圍之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楚公
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爲曹故也前年衛伐
曹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
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弒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

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晉邑
在太原晉陽縣南皋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
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
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
弃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曾臣彪
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瀸告神曾臣猶

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湨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眾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物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

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
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
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
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
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
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殖
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爲辱子
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

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
脰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
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
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之其右具丙州綽
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
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險固城守者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
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平

陰西有邿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
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
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
門中殺犬示閒暇孟莊子斬其槆以為公琴莊子孺子
速也槆木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
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焚東郭
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
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齊

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
郭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
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
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
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
蓋縣至下邳入泗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
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
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

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已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

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完城郭内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城皐縣東入汴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

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

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郛(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督揚即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爲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

(如牽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疽惡創)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欒盈)

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

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為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大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

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爲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爲城西郛武城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之）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閒諸侯難（事難成也）光

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即位（大子光也）執公子牙

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巳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斂公易巳高唐在祝柯縣西北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書曰齊殺其

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爲國討文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爲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

親也亞次也二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
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
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
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革子良出
奔楚子革爲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
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齊慶封
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
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
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
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
會夜縋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醢衛于軍城西郛
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爲鐘故懼齊及晉平盟于大
隧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爲柯會
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
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
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

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蹷猶拔也必不有其宗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蔡公子燮欲以

蔡之晉 背楚 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與兄同謀故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 二慶陳卿恐黃偪奪其政 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 同欲之晉 楚人以爲討 討責陳 公子黃出奔楚 奔楚自理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 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 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 宣十七年文侯卒 楚人使蔡無常 徵發無准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罪其違衆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稱弟罪陳侯及二慶 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爲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向戌聘在十五年 褚師段逆之以受享 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 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

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暉武子去

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衛寗惠子疾召悼子悼子寗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

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

卒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

漆閭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來奔内外之辭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

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九月庚戌朔日有

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曹伯來

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鄭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

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之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 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之於此 釋茲在茲 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 名言茲在茲 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 允出茲在茲 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 惟帝念功 言帝念功則功成也 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己誠至 庶其非卿

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章以懲不義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 慶佐崔杼黨 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弒殺之禍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 叔豫叔時孫 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 弱政敎微而貴臣強 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繭緜衣 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 瘠瘦也 而血氣未動 言無疾 乃使子南爲令尹 子南公子追舒也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 桓子欒黶懷子盈也 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 十四年欒黶逐范鞅使奔秦 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 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 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 幾亡室矣 言亂甚 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 桓主欒黶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 謂宣子不爲黶責逐鞅而反與鞅寵位 又與吾同官而專之 同爲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 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 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 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 范鞅爲之徵 證其有此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 下軍佐 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著晉邑在外易逐 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

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大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

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
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逸書謨謀也勳
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
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
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
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
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爲

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弃
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説與
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
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
爲己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
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
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

仁人聞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
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
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辭
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
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
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爲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無所
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
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子黶不能保
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
所逃（大君謂天王）若弃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
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
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
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
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
（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
見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

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爲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傳）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爲己用）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

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敢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鬭勝而先鳴）莊公爲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爲勇）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版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言但爲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令各將罷還魯之守御遺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

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石臭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與執燔焉助祭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荐仍也無

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
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
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
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剥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産有辭所以免大
國之討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
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

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
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
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弑其君光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
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
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
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
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
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

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務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

是君故雖謂肆而不敢報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木也）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薳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薳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懼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

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薳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己）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之）十二月鄭游眅將歸晉（游眅公孫蠆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

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眅子；大叔，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三第十六

春秋經傳集解

八

春秋經傳集解襄四第十七

杜氏　盡二十五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三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盟夏邾畀我來奔

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葬杞孝公無傳陳

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

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

直故為楚所納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入于曲沃

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秋齊侯伐衛

遂伐晉 兩事故言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雍榆 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己卯仲

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士罪之 晉人殺欒盈齊侯襲

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閒有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徹去也 禮為

鄰國鬭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陳侯如楚 朝也 公子黃

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 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

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 使慶樂往殺之 慶樂二慶之族二慶

畏誅故不敢自往 慶氏以陳叛 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 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 板隊

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慶氏怒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

人怒而作亂 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肆放也 故書曰惟命不

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恩已）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爲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

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時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親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

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

階（逆獻子也）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用劒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樂盈之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轢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魴欒氏族）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貳廣上

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
襄罷師狼蘧疏爲右左翼曰啓胠商子車御侯朝
桓跳爲右右翼曰胠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
如爲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
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
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
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
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

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
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弒之以說
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弒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
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齊侯遂伐
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
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

築壘壁熒庭晉地戍郫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已獻酬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滌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

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處位〕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去欲擇才故以此荅之〕且夫子之

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

辟藉除於臧氏辟穿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遂正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氏也臧

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
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爲祧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恤紇
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
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
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爲己請遂自爲也
爲自爲請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
知不足也言作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爲其先人請也苟
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
子以爲要君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
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
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己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
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諸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
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
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
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季
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

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不入國）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六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

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傳）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叔孫
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
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
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
南有韋城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
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
之佐言已世為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
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黃帝
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
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
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

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

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

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

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

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

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

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

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

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

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

（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

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

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 介因也大國楚也 寡君是以請罪焉 請得罪於陳也 敢不稽首 爲明年鄭入陳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前年齊伐晉魯爲晉報侵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 舟師水軍 不爲軍政 不設賞罰之差 無功而還 爲下吳召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 請會期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薳啓彊 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 夷儀之師 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 辭有晉師未得相見 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以齊無宇乞師故也 諸侯還救鄭 夷儀諸侯 晉侯使張骼輔躒致

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舒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 楚子師于荒浦 荒浦舒鳩地 使沈尹壽
與師祁犁讓之 二子楚大夫 舒鳩子敬逆二子而
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
曰不可 令尹薳子馮 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
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 卒終也 卒而不貳
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彼無辭我有功
爲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
楚 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郟 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鬭毀王宮齊叛晉欲

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
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揔名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
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 代欒盈也 鄭行人公孫
揮如晉聘 揮子羽也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
問自降下之道 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 然明鬷蔑 然明
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
乃得其階 階猶道也 下人而已又何問焉 言易知 且夫
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

鬻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爲明年程鄭卒張本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公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愍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爲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

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相）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爲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殞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爲險爲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蔾情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

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嫠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
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
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
冠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閒伐晉也閒晉之難而伐
之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
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伺公
閒隙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
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爲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
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
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
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
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

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

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

死之而焉得亡之 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將庸何歸 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以公尸枕已股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舍置也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二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 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大宮大公廟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 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

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
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
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
當也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
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

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不蹕蹕止行人下車
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晉侯濟自泮泮闕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
役朝歌役在二十二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
以弒莊公說晉也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
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
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
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

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爲賂賂處守守國者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

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

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係以待命
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産也但數其所獲
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
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秋七
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趙文子爲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
其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

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
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
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爲莫敖
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爲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
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
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
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

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

彊曰乆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

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爲陳

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

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

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

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衞

獻公入于夷儀爲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鄭子產獻捷

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

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

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爲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

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

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

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

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

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

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楚蔿掩爲司馬（蔿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數甲兵（閱數之）甲午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村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

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
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牧隰皋隰皋水厓
下濕爲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
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
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卒步卒
甲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
禮傳言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
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

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
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
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往年楚子
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晉
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
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説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説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將可乎哉殆

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四第十七

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

杜氏　盡二十八年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若傳寫失之）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

爲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偃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鄭會公侯皆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未同盟而赴以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 脩會夷儀

歲之成 叔向命召行人子貟 欲使答秦命 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 御進也言次當行 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 同爲大夫 何以黜朱於朝 黜退也 撫劒從之 從叔向也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 集成 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貟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 拂衣褰裳也 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 庶幾於治 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爲忠而撫劒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衛獻公使子鮮爲復（使爲己求反國）辭（辭不能）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爲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

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
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
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
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
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
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
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
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謚故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

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
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
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
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甲午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
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
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
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衎驕心易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

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寗喜之言故怨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衎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林

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圉蒯愬父言更還逐殖綽圉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爲下晉討衛張本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摠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

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衞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爲澶淵會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縣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

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

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 印堇父鄭大夫 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 令正主作辭令之正 以為請辭子產曰不獲 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 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 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 辭如此堇父可得 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堇父傳稱子產之善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 正戚之封疆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 趙武不書尊公也 罪武會公侯 向戌不書後也 後會期 鄭先宋不失所也 如期至 於是衛侯會之 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著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討其殺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晉諸侯故經書在秋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

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夫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

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別有罪而衆猶謂晉爲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

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巳亡子羽不爲卿故唯言七穆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内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閒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内伊戾爲大子内師不行恐内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爲大子反徵驗也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

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弃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爲錦馬之先)曰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敢(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

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

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

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

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

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

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

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

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

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

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

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

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
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
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
鄐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
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
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
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

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
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
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
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
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
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
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

（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
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
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爲謀主鄢陵之
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
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爲陳）欒
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
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
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
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
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子
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
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
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
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人

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以舉材能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十六年晉伐許鄭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 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爲許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 和在明年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昧猶貪冒 不如使

逞而歸乃易成也 逞快也 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 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 南里鄭邑 涉於樂氏 樂氏津名 門于師之梁 鄭城門 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 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 而後葬許靈公 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 君子是以

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卽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弑剽立衎衎今雖不以弑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也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始者大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咎免餘欲負其前信且不能友

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

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巳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

子不及此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

于宋爲明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
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
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
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
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
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
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
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以立於

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公喪之如稅服
終身稅即繐也喪服繐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縶子鮮故特爲此
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
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臣弗敢聞且甯子唯
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
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
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文子大叔

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

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

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上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馹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

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
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
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
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
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
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
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

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
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為明
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
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
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
者不病不病者罪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
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
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

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爲盟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敕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

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雅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

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越紇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歃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

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

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

子産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産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

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

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

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无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

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爲崔杼所弒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

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率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嫳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楚薳罷如晉涖盟

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之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耆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爲卿十有一月公如楚爲宋之盟故朝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

未　日
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愼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

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而傲[迋往也]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

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弃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

已遠又無所歸 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 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 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 吾乃休吾民也 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爲害 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裨竈鄭大夫 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旅客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愼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 九月鄭游

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 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 外僕掌次舍者 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 刑法也 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

以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讎）使執

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嫳以怒告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

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愼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

季慶封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寤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

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臨祭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為尸（為祭尸）慶奊為上獻（上獻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鮑陳須無鮑國）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

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 甍屋棟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麻嬰 慶繩慶集 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 言欲尊公室非爲亂 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言公懼於外難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陳鮑在公所故 弗克反陳于嶽 嶽里名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 光鑑形也 展莊叔見之 魯大夫 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 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 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 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 讓魯受慶封 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 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 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殲盡也旃之也爲昭四年殺慶封傳 癸巳天

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二十五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

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

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不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伯有

廷勞於黃崖不敬（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爲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乎（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昭伯叔仲）

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

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

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

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鵞公

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

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

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

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王人來

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

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一發例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第十八

春秋經傳集解

九

春秋經傳集解襄六第十九

杜氏　盡三十一年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惟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無傳四同盟閽弒吳子餘祭閽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爲卿

今蓋以攝卿行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子用夷禮也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秋九月葬衛獻公無傳齊高止出奔北燕止高厚之子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楚人使公親襚諸侯有遣使賵襚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挑茢先祓殯茢黍穰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郟敖康王子熊麇也王子圍爲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爲昭元年圍弑郟敖起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

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己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不書魯不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

皇啓處 詩小雅監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 謂上卿 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 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傳言周襄卑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言以刀明近刑人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 子皮代父爲上卿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在麥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 是以得鄭國之

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民亦望君爲善 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 施而不德 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 得掌國政 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升降隨宋盛衰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治理其地脩其城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

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衞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齊高子容與

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禍也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

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

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爲無用責我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吳公子札

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終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爲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爲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鄭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

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 爲之歌齊（詩第八）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 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爲東海之表式） 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 爲之歌豳（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 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 爲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

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 爲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 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爲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 爲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 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爲之歌陳（詩第十二） 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 自鄶以

下無譏焉鄶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爲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爲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爲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明神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橈邇而

不偪謙退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

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邑歸政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

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謂子產曰鄭
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玉
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荊公叔發公叔文子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
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
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
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

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
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
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
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
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
高止於北燕蠆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以遠乙未出書曰出

奔罪高止也實故書奔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自爲功
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
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高豎高止子
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
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
敬仲高傒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
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鄭伯有使
公孫黑如楚黑子晳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

是殺余也伯有曰世世行也言女世爲行人子晳曰可
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
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
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
能久也裨諶鄭大夫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
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
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
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

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
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
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
也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
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天火曰災
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殘骨肉王子
瑕奔晉不言出奔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
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鄭良霄出
奔許書者酒荒淫書名罪之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獨還無兵鄭人
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
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
不克己自責而出會求賂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
君也郟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

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薳罷）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郟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爲亂故穆叔問之）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晳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很也）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爲此年秋良霄出奔傳）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杞在往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亥）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

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筭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竪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辯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

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
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
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終子產言有子禍也）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
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
士過諸廷（愆旗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
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

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
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
（成愆蔿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
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括瑕廖
奔晉（括廖不書賤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
也（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災下從赴）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曰
譆譆出出（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鳥鳴于亳社（殷社）如曰

譆譆（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於大國（介閒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

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汏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汏侈所以亡）（子晳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爲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爲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

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

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爲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并及〕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爲信也酸棗陳留縣〕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

巳復歸〔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

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遠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芋尹善人

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弒靈王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括之子鄭罕虎虎子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

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愼舉止無載行詐僞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聚也戌爲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巳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

文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侯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爲大所[illegible]故也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

言人不能無欲 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
有成其在人乎 言成猶在我非在他 何愛於邑邑將焉
往 言猶在國 子大叔曰若四國何 恐爲四鄰所笑 子產曰
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言賂以邑欲爲和順 四國何尤焉
鄭書有之 鄭國史書 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先和大族
而後國家安 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 要其成也 既伯石
懼而歸邑卒與之 卒終也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
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 請大史命己 復命

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
爲人也 惡其虛飾 使次己位 畏其作亂故寵之 子產使都
鄙有章 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 上下有服 公卿大夫服不
相踰 田有封洫 封疆也洫溝也 廬井有伍 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
相保 大人之忠儉者 謂卿大夫 從而與之泰侈者因
而斃之 因其有罪而蹷踣之 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 田獵
也 曰唯君用鮮 鮮野獸 衆給而已 衆臣祭以芻豢爲足
張怒 子張豐卷 退而徵役 召兵欲攻子產 子產奔晉子皮

止之而遂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竝畔為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於鞌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一年會澶淵蓋

年四十八故言未盈五十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
韓子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言韓起有君子之德宜方知政所宜法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
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爲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
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
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
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
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

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
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
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
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齊子尾害
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
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
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爲也伐陽州不書不以伐工僂灑渻竈
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羣公子爲昭十年欒高

（之難後羣公子起本）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公大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己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齊謚裯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

知其不能終也（爲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爲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

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閈閎（閎門也）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

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癘猶

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
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言鄭
問晉命已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
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
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
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
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
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
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
辭之有益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
大國之禮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犂比莒子密州之號旣
立展輿立以為世子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
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輿立為

君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爲明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弑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爲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閽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

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德度不失事審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段之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

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大雅濯以水濯手 禮之於政如執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此以上文子辭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 其貌美其才秀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 知諸侯所欲爲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 得所謀也 謀於邑則否 此才性之蔽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 鄉之學校論其得失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 患人於中謗議國政 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

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者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卽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爲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

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

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産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産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産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

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

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

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六第十九

春秋經傳集解

十

春秋經傳集解昭元第二十

杜氏　盡三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令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三月取鄆不稱將師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秦伯六

月丁巳邾子華卒（無傳三同盟）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大原晉陽縣）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立之曰入）莒展輿出奔吳（弑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葬邾悼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罪之）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

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

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春欲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大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贈賄之禮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黑肱王子圍之弟子晳也犨縣屬南陽郟縣屬襄城櫟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也鄭人懼子產曰不

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弒君）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犁）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誤也）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子比）宮廄尹子晳出奔鄭（因築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郟敖楚子麋）使

令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為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鉏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

盟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襄三年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弃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恭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恭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兆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季武子伐莒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

(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踁叔孫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代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己為國衛如牆為人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違)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污(污勞事)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

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引正也正封界)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放三危者)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商有姺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彊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大謂簒弑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釁過也)莒之

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尚將能成否對曰王弱

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三年

楚弑靈王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之禮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

私於子產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亦詩召南義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国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

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
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
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及曹
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舉兕爵曰小國賴子
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
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天王
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王周景王定公劉夏
潁水出陽城縣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劉子曰美哉禹功
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
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
禮衣言令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子盍亦遠績禹功而
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纂禹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
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
目前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
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也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

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
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
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
以年為此冬趙孟卒起本叔孫歸虢會歸曾夭御季孫以
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使已幾被戮曾夭謂曾
阜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
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
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
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譬如商賈求
贏利者不得惡諠囂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
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諭魯有季
孫猶屋有柱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
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
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
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
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晳公孫黑子南戎

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直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之兄子楚

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
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夫豈不愛王室
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為二年鄭
殺公孫黑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
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
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教后子享晉侯為晉
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
為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
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
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
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司馬侯問焉曰子
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
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
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

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

則不啻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愉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皙罪稱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子晳強討之恐亂國晉中行穆
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卒也地險不便
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
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
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五乘為三伍乘車
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
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
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輿立而
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
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
展輿奔吳吳外孫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
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
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君

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弃人）人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彊）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

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為禜攢用幣以祈福祥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臺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茲心不爽而

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
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
（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
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
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
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
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
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肸未之
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
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
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
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
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非
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

祐良臣不臣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竝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

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

疾明畫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
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
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曰誰當趙孟
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
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
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
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
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

也請垂櫜而入垂櫜行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
而出遂會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
謂先歃午祁奚子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
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
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
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再

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令會鐃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誹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叔向曰厎祿以德（厎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詩大雅侮陵也）

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 以年齒為高下而坐 辭曰
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 不獲不得
自安言俱奔吏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 且臣與羈齒無乃不
可乎 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為羈旅之客 史佚
有言曰非羈何忌 忌敬也欲謙以自別 楚靈王即位薳
罷為令尹薳啓疆為大宰 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 鄭
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
行器矣 行器會備 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
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為四年會
申傳 十二月晉既烝 烝冬祭也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
子餘 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 甲辰朔
烝于溫 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
前傳言十二月誤 庚戌卒 十二月七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 鄭伯如
晉弔及雍乃復 弔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言大夫彊諸侯畏而弔之 傳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叔弓
叔老子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

以為卿故書之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季
孫宿如晉致襚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
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
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
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公享之

季武子賦緜之卒章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
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
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
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武子
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武
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
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

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

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為好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礼送少姜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乱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礼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識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搏礼賓矣近郊

(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已為祿)敢辱大館(敢不敢)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已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

三也謂使大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
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
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
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
師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
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
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
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晉少姜卒公如

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
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請君無辱
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公以未秋行始冬還還乃
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
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
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早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
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頗不平且少姜有辭
謂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赦之十一月鄭印段

如晉弔弔少姜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礼過厚葬襄公滕子来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

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為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礼甚

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

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叓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令簡之

君薨大夫弔卿共葬叓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

足以昭礼命叓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礼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

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礼數如守適夫

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礼以過文襄之制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齊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薦女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丁未滕子原卒

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盟之礼故傳發之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繼少姜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徼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

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譽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乃釋服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礼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興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

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
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
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
貴踊刖足者屨言刑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
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
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

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
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
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
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
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聞公命
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
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
不悛以樂慆憂慆藏也悛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憂

有（言今至）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

以居（湫下隘小囂喧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己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幾）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祥古之制也吾敢不

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汏也汏驕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欒豹欒盈族）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州本屬温温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晉之州與温別至今傳三家）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義也

（二子二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禍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人）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礼椒為之辟仇）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

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禮]有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逆]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

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

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叓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趯言）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莒齊東竟）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嫳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恐其復作乱）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款罪輕於衛衎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

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齊公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春秋左氏經傳第二十

春秋經傳集解昭二第二十一

杜氏　盡七年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執

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故稱齊）遂滅賴九月取鄫（鄫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淂諸侯謀事補闕）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弃不以為君）吾

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弑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之）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丕鄭事在僖九年）衛刑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

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言不得自往讓辭椒舉遂請昏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小不能遠圖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爲下會申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

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

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啟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公先用優尊）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徧

及老疾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夏無伏陰伏陰謂夏寒
春無淒風淒寒也秋無苦雨霖雨為人所患苦雷出不
震震霆也無菑霜雹癘疾不降癘惡氣也民不夭札
短折為夭夭死為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
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弃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
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
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
而取之三之日納於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

薦宗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
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產言鄭伯先待
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
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
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
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於
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周
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

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
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於塗
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
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
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
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讓示所未行獻
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
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
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
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
過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
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
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

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徐子吳出
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
諸侯侈自奢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
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
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
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汏也
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
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
愎很也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
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
後興為十三年楚弑其君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
宋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敘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
鄭伯久於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伐
吳以答見慰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

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將戮慶封椒擧曰臣聞無
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
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
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
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
大夫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
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
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

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
問諸椒擧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
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擧言
遷賴於鄢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
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申無
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
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
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

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鄟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鄟鄟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來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三年國人謗之謗毀也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己為蠆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也子產自以為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偪晋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冬

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葴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鬪韋龜城賴之師〕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

故哭而送之〔婦人聞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傴〕深目而豭喙〔口象豬〕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旦曰志之〔志識之也〕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己則有今日之願蓋怨言〕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

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為卿襄二年始見經〕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向有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長使為政〔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丘蕕〔丘蕕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已孟不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豭豬血釁鐘曰落〕既具〔饗禮具〕使豎牛請日〔請饗日〕入弗謁〔謁白也〕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賜王

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為怪牛言牛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怨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已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曰夫子

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王思舊
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豹不
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
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為司
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為司
空以書勳勳功也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
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
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

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
大夫屈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
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
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
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
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

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
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
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
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
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
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
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告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
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
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投擲帥士而
哭之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
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門非魯朝正門季
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
從生存朝覲之正路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
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
辟禍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為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之謙䷎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行出奔而歸為子祀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

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為日夷傷也日明傷）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黄昏為隷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為二（公位）旦日為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卜豹為卿故知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為未融於鳥為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於人為言（艮為言）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為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

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焚
山則離勝譬世乱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
足飛不翔謙道沖退故飛不遠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
垂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
亞卿也抑少不終且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
卦體蓋引而致之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造生
貳心以屈生為莫敖生屈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
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

汜菟氏皆鄭地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
于邢丘傳言楚彊諸侯畏敬其使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
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
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
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
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
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
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

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城皐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

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為信享覜有璋享饗也覜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飧有

陪鼎熟食為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去則贈之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好之道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兵禍始於城濮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

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討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昏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薳啓彊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為逆也晏

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産政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莒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

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役在四年 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 會楚子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瑣楚地 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 從吳師也 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楚子以馹至於羅汭 馹傳也羅水名 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犒勞 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

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 言吳令龜如此 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 休解也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 馮盛也 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 完器備 其可以息師 息楚之師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

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

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己法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生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為涖斷之以剛義斷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

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偽弗可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州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

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為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

（昇析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為罪）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

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左師

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

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

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相鄭地）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産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蓺（蓺種也）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剶也）舍不為暴主不慁賓（慁患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

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乎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薳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廄尹弃疾（鬬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歸罪於薳洩不以敗告故不書）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為吳所敗）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主）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為明年暨齊平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閒無異文故不重言燕從可知）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虢）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癸巳齊侯次于虢（虢燕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罋玉櫝之屬）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晳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瑤玉也櫝匱也斝耳玉爵）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

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

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所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

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葬）（靈王張本）遂赦之（赦無字）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臺今在華容城內）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

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郟敖及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

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趾足也寵靈
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
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
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
請問行期向魯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
以請先君之貺請向也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
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
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

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
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
勞于師之梁鄭城門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
仲孫貜及楚不能答郊勞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夏四
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
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公
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
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曰在降婁於

是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詩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譴也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人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爲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缾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吾與子桃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

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乃遷于桃
謝息遷也晉人為杞取成不書非公命楚子享公于新
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光夸魯侯好以大屈宴好
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
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
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
將伐魯而取之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
楚靈不信所以不終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
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
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
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
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
西南其神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
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幷見祀晉為
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
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間差也賜子產莒之

二方鼎（方鼎莒所貢）子産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産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重責）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

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傳言子産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三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

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
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
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
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
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
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
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
厲問何為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
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
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
於民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
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
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
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勢是以
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強死其魂
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

身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腆無（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魋（魋子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為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

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鶺鴒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

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爲己病）乃講學之（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

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慢之）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為饘鬻饘鬻餬屬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棄親用羈（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

（之孫蠆寄客也）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衛侯）伯瑕（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生

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令著辭遇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辭

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

春秋經傳集解昭二第二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

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昭三第二十二

杜氏　盡十二年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非行人罪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大雩無傳

不旱而秋雩過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壬
午月十八日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稱公子兄已卒
殺陳孔奐無傳招之黨楚殺之葬陳哀公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
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
辭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
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竝作

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
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叔
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
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
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
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
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哿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言見

荅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謂十年晉侯彪卒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元妃嫡夫人也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干徵師

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

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來奔不書非卿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爲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

欲兼我也兼并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爲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

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
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
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望子
旗惠及己遂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陳公子招歸罪於
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九月楚公子弃
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
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
言十一月誤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袁克嬖人之

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馬玉既又
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幄帳也逃不欲
爲楚臣使穿封戌爲陳公戌楚大夫滅陳爲縣使戌爲縣公曰
城麇之役不諂城麇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侍飲酒
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
辟寡人乎及此謂爲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
致死禮以息楚國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
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

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閒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無違天命廢絕者）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紹爲侯）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言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總書）二月

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若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閻田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

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為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弃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

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爲郊郊外爲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脩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

（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襚送死衣）反穎俘王亦

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爲之妃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爲十三年

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爲逆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爲之佐許之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

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工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

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焉用速成其

以勸民也勸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耆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

戊子晉侯彪卒五同盟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常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

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

吾是以譏之爲晉侯彪

卒

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佐)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

(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妖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子商亦如之而反

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言陳氏所以興)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

郠莒邑取郠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詩小雅恌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恌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同人於畜牲戊子晉平公卒如裨竈之言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嘉

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己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尾曠空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己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

欲殺之元公平公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無常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弑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罪非其人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厥憖地闕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諡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事行故傳具之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周大夫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

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歲及
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
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
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
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
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

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
於其君（謂弒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
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
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
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
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
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
隕其身（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

位下而亟嘗恭於三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斁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斁盡斁盡則棄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振猶沒不可復振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以雙生

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

慭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三十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爲位〕衣有禬帶有結〔禬領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

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不為祖考所歸祐則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太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

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王必悔之悔為暴虐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羮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濟北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

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守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爲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同盟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椒孫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莒故辭公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楚殺其大夫成熊傳在簡公上

經從赴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書名謀亂故也

楚子伐徐不書圍以乾谿師告晉伐鮮虞不書將帥史闕文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迺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塴塴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

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也寵光之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亦欲朝嗣君至河乃復取郠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慭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亦奔故史不書於策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

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壺中不足為儁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帥彊御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使齊大夫傳言晉之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譖而討若敖之餘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解經所以書名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爲免喪與經書五月誤晉荀吳僞

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肥白狄也緜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爲下晉伐鮮虞起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羣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絞弟絞奔郊郊周地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

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鰌平公
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庾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傅
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
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季
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
子仲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
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
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

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
命爲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爲卿之前及
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
伐莒亦以例加爲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
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
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
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
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己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

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慭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南蒯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深思而淺謀邇身而

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以微以感之〕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坤下坤上〕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爲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

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為裳）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外內倡和為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為共（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不參成）將適費飲鄉人酒（南蒯自其家還適費）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狗杞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己可不失今之尊）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鄰猶親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欲以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

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大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竝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

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羮）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鏚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篡弑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

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春秋經傳集解昭三第二十二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杜氏　盡十七年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比雖爲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弑不稱人罪弃疾秋公會劉

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服故）公不與盟（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曰歸）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楚子之為令尹也

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王奪鬭韋龜中犫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犫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弃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弃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薳氏之族

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

其故驚起辟之 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 己徇於蔡 己觀從也 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 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 蔡人聚將執之 執觀從 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 賊謂子干子晳也言蔡公巳成軍殺己不解罪 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 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所在 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 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 且違上何適而可 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 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 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二子子干子晳 依陳蔡人以國 國陳蔡而依之 楚公子比 子干 公子黒肱 子晳 公子弃疾 蔡公 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 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 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 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爲復讎之名 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 藩籬也 蔡公使須務

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猈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官）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鼻）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衆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棄王歸）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爲沿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其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

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十八日）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弃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弑君位未定也）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子旗蔓成然）

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
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
章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致羣賂始舉事時
所貨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舉職脩廢官召觀從王
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干殺弃疾弃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爲君之義對
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佐卜人開龜兆使枝
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犫櫟之田犫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
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

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犫櫟敢請命對曰臣
未聞命既復王問犫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冠也謝
違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
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
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幾不吉投龜詬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小天下余必自取之
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

適冢大也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審識鬬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且曰棄禮違

命楚其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

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有弒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戍既死弃疾幷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弃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其寵弃矣父既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

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
爲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爲內主國氏
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
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
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
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
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

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犨
賈佗以爲股肱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
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
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謂欒枝郤縠亡狐突先軫也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
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
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
有寵子國有奧主謂齊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

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異國傳言子干所以
蒙弑君之名弃疾所以得國晉成虒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
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為取郠故取郠在十年晉將以
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
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
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會七月
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
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

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
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
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
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
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
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
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
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

無厭（瀆數也）亦將及矣（將及禍）爲此役也（役事也）子
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錮
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故）晉侯使叔向告
劉獻公（獻公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
曰盟以厎信（厎致也）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
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
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

也）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
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
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
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
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
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
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
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弃威不威弃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

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脩其
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
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
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
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
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
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
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

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
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
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
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
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
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
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
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絶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絶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弃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爲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盟會處)癸酉退朝(朝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

重以列 列位也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公侯地廣故所貢者
多 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 鄭伯
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
侯之貢 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
事 靖息也 行理之命 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無月不至貢之
無藝 藝法制 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
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
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

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 瀆易也
子產曰晉政多門 政不出一家 貳偷之不暇何暇
討 貳不壹偷苟且 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不競爭則爲人所侵
陵不成爲國 公不與盟 信鄟莒之訴欲討魯故 晉人執季孫
意如以幕蒙之 蒙裹也 使狄人守之司鐸射 魯大夫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
之錦而入 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箙蓋可以取飲 晉人以平子
歸子服湫從 湫子服惠伯從至晉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

卒哭且曰吾已已已猶決竟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己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爲治乃國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驅衝車與狄爭逐

大獲而歸爲十五年晉伐鮮虞起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荊荊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大子大子有也廬蔡平侯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公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

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

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卿尊稱）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

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鮒叔魚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西使近河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喜得免三月曹伯滕卒無傳四同盟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疾卒未同盟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爲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以舍族爲尊晉罪已尊晉罪已禮也禮脩已而不責人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

死請待閒而盟 閒差也 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 欲因會衆以作亂 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 君謂季氏 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 不能復畏 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 送使出奔 請期五日 南蒯請期冀有變 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 戲之 對曰臣欲張公室也 張強也 子韓晳曰 齊大夫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 言越職 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歸魯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 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 分貧振窮 分與也振救也 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 介特單身民也收聚不使流散 救災患宥孤寡 寬其賦稅 赦罪戾詰姦慝 詰責問也 舉淹滯 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 禮新敘舊 新羈旅也 祿勳合親 勳功也親九族 任良物官 物事也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

陵 兵在國都之東者 亦如之 如然 好於邊疆 結好四鄰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 郊公著丘公子 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 庚輿莒共公 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 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群公子 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 鐸亦群公子 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爲下冬殺意恢

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 有佐立之德 與養氏比而求無厭 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 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鬭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辛子旗之子鄖公辛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莒賂齊以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 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 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 士景伯晉理官 叔魚攝理 攝代景伯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

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絜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己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也益己）猶義也夫（三罪皆宜）

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同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略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遠讒人所以見逐而書名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齋戒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氛惡氣也其在涖事乎涖臨也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爲之去樂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上位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善吳）然而前知其人之異也（言其多權謀）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周景王子）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大子壽之母也傳為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

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䳒鞮鼓君名）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

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故數爲戎所加陵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鏚鉞秬鬯鏚斧也鉞金鉞秬黑黍鬯香酒彤弓虎

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加重賞有績而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襄之二路明之以文章旌旗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爲大史籍

（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
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
典而忘其祖（忘祖業）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
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
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天子絶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於是乎以喪賓
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
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
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
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
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
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言以考典（考成也）典以志經忘經
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
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
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鄆故也公爲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

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天正）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爲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雄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

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不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為明年宋衛陳鄭災傳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

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二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

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齹賦野有蔓草子齹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己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己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己今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他人子大叔拜謝宣子之有鄭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裳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詢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子柳賦蘀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庶乎言鄭庶幾於興盛

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公至自晉晉人聽公得歸子服昭伯語

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秋八月晉昭公卒為下平子如晉葬起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

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此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鄭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也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荅采叔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荅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盛饌不舉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禦禁也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大史荅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爲災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庶人走車馬

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

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皡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大皡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鵠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五雉爲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

爲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皥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戒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俘于文宮（欲以應夢）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為災）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象而徵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沒也）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昏見）

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禦）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之衰）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

立於客閒（孔張子孔之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縣肆樂）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類緣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

其所僑爲得耻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爲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爲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産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産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晋國亦未可以貳晋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産曰吾非偷晋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滋益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

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吳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須鬣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師也三

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

春秋經傳集解

十二

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二十四

杜氏　盡二十二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來告故書天火曰災 六月鄅人入鄅 鄅國今琅邪開陽縣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 而代之 代其君位 萇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爲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三月曹平公卒爲下會葬見原伯起本夏

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

以審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以書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

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巳言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屛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屛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火也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焮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爲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爲祭處於國北

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慼不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六月鄅人藉稻鄅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

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為明年宋伐邾起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

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也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治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弃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場也過期三日蒐小不得一時畢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而女也毀女所向子產朝朝君過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

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然勁忿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

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也（薦重也）
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也）不幸
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
晉（言鄭雖與他國爲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
心（傳言子産有備）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
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三年平王復遷邑
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
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
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
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在楚國方
城外之蔽也（爲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易輕也）國不
可小（謂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
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
羽改爲析）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爲鄭）夏五月戊辰許
世子止弑其君買（加弑者責止不舍藥物）己卯地震（無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

楚子之在蔡也蓋為大夫時往聘蔡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郥陽蔡邑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為下拜夫人起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師於宋公伐郳二月宋公伐郳圍蟲三月取之蟲郳邑不書圍取不以告乃盡歸鄅俘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弒君之名

郳人郥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宋

公伐鄀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為明年譖大子張本改以為夫人遣謝秦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

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為嫠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也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瑕且

以爲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許之爲違禮止之爲違衆故中立駟氏聳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
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
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
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
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今又
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
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寡

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
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
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
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
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
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遣人報晉使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

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戎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昔吳滅州來在十
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
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
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
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
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徙也忘
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鄭大水龍鬬
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熒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

入潁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
覿也覿見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
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傳言子產之知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靈
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
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
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

宋無傳甯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鄸曹邑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冬十月宋華亥向寧
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十有一月辛卯蔡
侯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
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
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梓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
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

大喪爲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
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
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
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
子寃故遣令去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

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

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擇任而往知也（負任報讎）知死不辟勇也（尚為勇）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愈差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

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負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許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爲二十七年吳弑僚傳而耕於鄙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己欲先作亂華亥僞有疾

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爲此冬華向出奔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豹

（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子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爲驂乘焉（爲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

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

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
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
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及公宮鴻駵魋駟
乘于公（鴻駵魋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
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過齊氏使華
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
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
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
鳥（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
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
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
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
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
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使
比衛臣下）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
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

聘當在宗廟也乃止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
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爲相見之禮爲未致使故也
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爲乘馬喜其敬己故貴其物賓將
掫掫行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
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
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
君也有相親有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
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

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
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
之上言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
魴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謚
曰成子霄從公故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死而賜謚及墓田
傳終言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幷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女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爲

利疚於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大子郳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出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徒衆也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爲華氏所敗則走至晉爲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

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
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
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
華氏 費遂大司馬華氏族 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
憂而滋長乎 恐殺大子憂益長 臣是以懼敢不聽命
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 詬恥也 冬十月
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
奔吳 登費遂之子黨華向者 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

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可以
爲功善 使少司寇牼以歸 以三公子歸也牼華亥庶兄 曰子
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 質信
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 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
從公門去 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
復而所 而女也所所居官 齊侯疥遂痁 痁瘧疾 期而不
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多在齊 梁丘據與裔
款 二子齊嬖大夫 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

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於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鐘舞

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
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
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
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
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
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

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
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
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
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
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
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
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爲教令於邊鄙私欲

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獵。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

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

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
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
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
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
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鬷嘏無
言時靡有爭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然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
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
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大蔟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
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八方
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
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
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也

君所謂可據亦曰可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

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以寬為政難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

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勑慎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爲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

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絿急也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也遒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

辛叔弓之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爲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爲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爲文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泠樂官州鳩其名也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出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窕細不滿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則和於物

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槬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爲明年天王崩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不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塈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

將從之〔爲蔡侯朱出奔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爲哀七年吳徵百牢起〕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公御士〕

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

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子皮華貙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

亦貙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横梁國睢陽縣南有横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物事也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

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於是叔
輒哭日食（意在於憂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
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曰（濮宋
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
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
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
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苦

雂偃州員（二帥吳大夫）華登帥其餘（吳餘師）以敗宋
師公欲出（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
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徇曰
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
（見國人皆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
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
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
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廚

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
華氏于新里 新里華氏所取邑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
戰說甲于公而歸 居華氏地而助公戰 華妵居于公里
亦如之 妵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爲軍不呰小忿 十
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 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 曹
翰胡 曹大夫 會晉荀吳 中行穆子 齊苑何忌 齊大夫 衞
公子朝 前年出奔晉今還衞 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
丘 赭丘宋地 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 鄭翩華氏黨鸛鵝皆
陳名 子禄御公子城莊菫爲右 子禄向宜 干犨御呂
封人華豹張匄爲右 呂封人華豹華氏黨 相遇城還華
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 怒其呼已反還戰 將注豹則
關矣 注傅矢關引弓 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 平公公子城之
父 豹射出其間 出子城子禄之間 將注則又關矣曰
不狎鄙 狎更也 抽矢 豹止不射 城射之殪 豹死 張匄抽殳而下
殳長丈二在車邊 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 折城車軫 又射之
死 匄死 干犨請一矢 求死 城曰余言女於君 欲活之 對曰不

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死〕〔犨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迋恐也〕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

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爲明年華向出奔楚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

置在君蔡無他矣 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 叛晉屬鮮虞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洩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言自南里別從國去 大蒐于昌閒 無傳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 王室亂 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 冬十月王子猛卒 未即位故不書崩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 牧之莒大夫 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 莒地 齊侯伐莒 怒敗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竈齊大夫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爲明年莒子來奔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爲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貙已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卬爲大司徒卬平公曾孫代華定樂

祁爲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犂］仲幾爲左師［幾仲江孫代向寧］樂大心爲右師［代華亥］樂輓爲大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人［終拌愼之言三年而後弭］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爲大子］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蚠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故劉蚠惡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

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爲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言茲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己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王弗應［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

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二十二日無子
單子立劉蚠蚠事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遂
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三故
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
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
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使師僞糴
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遂襲
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也涉佗
晉大夫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
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
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逐伯蚠壬戌劉
子奔揚揚周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
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
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
公謀莊公召伯奐子朝黨也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子也與
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謀也樊

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人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歸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平畤周地知王子還必背盟故亡走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爲子朝所

敗叔鞅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以書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鄩肹伐皇鄩肹子朝黨大敗獲鄩肹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鄩肹八月辛酉司徒醜以

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為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圉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圉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溫原之師焦瑕溫原晉四邑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社周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

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一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諡曰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烏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

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二十四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

杜氏　盡二十六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癸丑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稱行人譏晉執使人晉人圍郊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胡子髡

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齧（大夫生死通曰獲夏齧徵舒玄孫）天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也王師不書不以告）癸卯郊鄩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閒（子朝敗故）庚戌還（晉師還）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

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嫌外內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爲叔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爲諸侯皆得輒相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

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爲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因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僞若不解其意）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訾在河南鞏縣西南）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蚠族敬王黨）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奐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

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鄩羅周大夫鄩肸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周地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周地丙寅攻蒯蒯潰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殳長丈二而無刃苑羊牧之

曰君過之牧之亦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閒謂火滅爲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

之君幼而狂 性無常 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 帥賤遂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 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 示之以不整以誘之 後者敦陳整旅 敦厚也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 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 因徒不習戰以示不整 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 從吳王 光帥右掩餘帥左 掩餘吳王壽夢子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 三國許蔡頓 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

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嫌與陳例相涉故重發之）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爲屋所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蚠也先君謂蚠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子朝在王城西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楚大子建之母在郹（郹郹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

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諸樊吳王僚之大子）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設往復敗爲再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薳澨楚地）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爲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楚囊瓦爲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匃）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沈尹戌

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裁自宁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矣

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宁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

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爲安也爲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丙戌仲孫貜卒無傳
孟僖子也婼至自晉喜得赦歸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
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未同
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冬吳滅巢楚邑也書滅用大師葬
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
以甘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嚚南宮極之子桓
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
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大
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
能同德終敗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
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
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緱氏西南有鄔聚言子朝稍強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
踁待于門內踁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

疑士伯來殺己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上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貶婼族所以尊晉婼行人故不言罪已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涖臨也就問子朝敬王知誰曲直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陰勝陽故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爲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恐禍及己今王室實

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
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
惟罍之恥詩小雅罍大器缾小器常稟於罍者而所受盡則罍爲無餘故恥
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
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爲明年會黃父
傳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孫之言冬十月癸酉王
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甲戌津人得
諸河上珪自出水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

溫兵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玉昔取其玉將賣之則爲
石王定而獻之不佞獻王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鞏縣西
南訾城是也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躡楚踵跡而疆埸無
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
汭汭水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
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吳人

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略)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齊侯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者公在外非無恩)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吾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爲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

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爲此冬叔孫宋公卒傳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彊横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

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
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
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
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
矣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
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為下公孫傳夏會于黃父謀
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簡子趙鞅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
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
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
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
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

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以爲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麕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爲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

高下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

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

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二王後爲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

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師己魯大夫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鸜鵒來則公出辱也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遺也鸜鵒跦跦公在乾侯跦跦跳行貌徵褰與襦褰袴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裯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

秋書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姒與饔人檀通季姒公鳥妻鮑文子女饔人食官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

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
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
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
欲迎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
郈之雞鬬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鬬季氏介其雞擣芥
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
怒其不下已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讓之讓責也
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為

子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
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
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臧孫曰此之謂不
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大夫遂怨平
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
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
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勑命懼而

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爲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遂）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

（故留公宮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闞（闞魯邑）公居於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

可知 衆怒不可蓄也 季氏衆 蓄而弗治將蘊 蘊積也 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 與季氏同求叛君者 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 懿子仲孫何忌 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 衆疑所助 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而入 陷公圍也 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言無戰心

也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 遂逐之 逐公徒 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 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 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 意如季平子名 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 辭先君且謀所奔 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

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敎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

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爲齊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綣從公無通外內（繾綣不離散）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僞負罪出奔不必繾綣從公）二三子好亡

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何必守公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

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鞏縣涉洛水也東訾敬王邑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

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言君命必不行祗適也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爲明年梁丘據語起本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爲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又不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

郈魴假使爲賈正焉郈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於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丘皇使熊相禖

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爲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爲明年楚子居卒傳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衆少重在公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地闕公至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天

(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命以合禮)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申豐女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縳一如瑱(瑱充耳縳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齮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爲我行貨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納魯君)然據有異焉(異猶

怪也宋元君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知可伐否）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玆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齊師）請納質（恐見疑）弗許曰信女足矣告

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敝壞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降己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則不書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朐車軛輈車轅繇過也汰矢激匕矢鏃也）聲子

射其馬斬鞅殪（殪死也）改駕人以爲騣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騣戾叔孫氏司馬）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欒之不欲私報其叱）又叱之（子囊復叱之）亦叱之（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冉豎季氏臣）（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

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子彊武子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僞言不敢違季氏）林雍羞爲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爲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鑋一足行）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弃）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

之師于尸氏劉人劉蚠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秋盟于鄩陵謀納公也齊侯謀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庚午次于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有褚氏亭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萑谷胥靡滑皆周地胥靡滑本鄭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女寬晉大夫關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九月楚

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

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也）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爲後還見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周邑）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圉澤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洛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建母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

居王于彘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順也愆失也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臼也幽王后申姜生大子宜臼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大子大子奔申申伯與鄫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為平王東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

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氾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為王室去不端直之人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宣八年曰周其有頾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靈景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間王位謂

子朝也今子朝以爲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爲晉至于靈王生而
有頿靈王定王孫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
克終其世景王靈王子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
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劉蚠也壹專也謂先王何
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
羣不弔之人弔至也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
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慢棄刑法倍奸
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

贊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不穀
震盪播越竄在荊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厎
厎至也攸所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
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
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
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
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

壽早夭即世（在十五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揔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傳終王室亂）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

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
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
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
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
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
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

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
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
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
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
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
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
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
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

聽而婉也婉順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
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
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也稟受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

春秋經傳集解

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昭七第二十六

杜氏　盡三十二年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邾快來奔（無傳快邾卿也故書）公如齊

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在外邑故書地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觀彊弱 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 二尹楚官然麇其名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 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沙水名 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 楚師彊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弒王 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 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至謂聘還 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猶言我無若是何欲

以老弱託光 光曰我爾身也 言我身猶爾身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 堀地為室 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 坐道邊至光門 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 羞進食也獻體解衣 執羞者坐行而入 坐行膝行 執鈹者夾承之 承執羞者 及體以相授也 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 光偽足疾入于堀室 恐難作王黨殺己素辟之 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 全魚炙 抽劒刺王鈹交於胸 交鱄諸胷 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 闔廬光也以鱄諸子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 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 復命哭墓 復使命於僚墓 復位而待 復本位待光命 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鍾吾小國 楚師聞吳亂而還 言聞吳亂明郤宛不取賂而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 以直事君以和接類 鄢將師為右

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
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
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
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
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献）無極
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
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
之（曰。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
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
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
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
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
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
（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己）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燒也）
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
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

編菅苫也。秉把也。秆藁也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

郤宛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

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晉

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

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

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張無極殺

本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

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

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

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

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

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休公徒之怒休。息也而啓

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説甲執冰以

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

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

夷與之淮夷。魯東夷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

（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也）叓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晋君）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弃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禍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晋。公徒敗于且知（且知。鄆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廏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廏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

之說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屛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近。近也令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吾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獻爵。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慭也。十二年

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 子家子乃以君出 辟齊夫人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經所以不書戍周。籍秦。籍談子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無傳。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六月。葬鄭定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冬。葬滕悼公 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 齊侯卑公。故適晉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 欲使次於竟。以待命 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 一个。單使 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 言自使齊逆君 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竟著乾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逐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 二子祁盈家臣。通室。易妻 祁盈將執之 盈。祁午之子 訪於司馬叔游 叔游。司馬叔侯之子 叔

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乱讒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戮）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憖發語之音）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乱殺之。遂滅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

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
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
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黰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
曰玄妻。以髮黒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
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
纇戾也。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
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末喜。殷以妲己。
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晋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為哉。夫有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
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
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
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
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
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晋韓宣子卒。魏獻子為
政。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
盂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

牟為鄔大夫（大原鄔縣）賈辛為祁大夫（大原祁縣）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太原榆次縣）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為孟大夫（孟大原孟縣）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為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為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秉衆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以遠不忘君（遠疏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

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国。受天福。施及子孫）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下徧服）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也）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下使人應斂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

駿明也（叔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国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為妻御之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壞也）仲

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求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

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

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

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人。他人也。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致。不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往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傳）秋七月。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

君矣。君祇辱焉。（言往事齊。適取辱）公如乾侯（為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晉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説學）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召伯盈等。故叛。鄻。周邑）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塹而死（又隋塹死也）公將為之櫝（為作棺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礼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産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已共白公）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

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
禍也 務人。公爲也。始與公若謀遂季氏 且後生而為兄。其誣
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秋。龍見于
絳郊 絳。晉國都 魏獻子問於蔡墨 蔡墨。晉大史 曰。吾聞
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
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 古者
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豢。御。養也 獻子曰。
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飂叔安 飂。古国也。叔安。其君名 有裔子曰董
父 裔。遠也。玄孫之後。為裔 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
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
之姓曰董 擾。順也 氏曰豢龍 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 封
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 鬷水上夷。皆董姓 故帝舜氏
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 孔甲。少康之後。九世
君也。其德能順於天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合為四 各有
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為醢。明龍不知)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也)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方。法術)

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失官不食。(不食祿)官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設水官脩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泯。滅也。坻。止也)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也。育。生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爵。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犁焉)金正。曰蓐收。(收。秋物權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水正。

曰玄冥 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 土正曰后土 土爲羣物主。故
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 龍水物也。水官弃
矣。故龍不生得也 弃廢 不然周易有之 言若不爾周易
無緣有龍 在乾䷀ 乾下乾上。乾 之姤䷫ 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 曰
潛龍勿用 乾初九爻辭 其同人䷌ 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 曰
見龍在田 乾九二爻辭 其大有䷍ 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 曰
飛龍在天 乾九五爻辭 其夬䷪ 乾下兌上。夬。乾上九變 曰亢
龍有悔 乾上九爻辭 其坤䷁ 坤下坤上。坤。乾六爻皆變 曰見群
龍無首吉 乾用九爻辭 坤之剝䷖ 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 曰
龍戰于野 坤上六爻辭 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物謂
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喩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爲皆是眞龍 獻
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 問五官之長。皆是誰 對
曰。少皞氏有四叔 少皞。金天氏 曰重。曰該。曰脩。曰
熙。實能金木及水 能治其官 使重爲句芒 木正 該爲
蓐收 金正 脩及熙。爲玄冥 二子相代爲水正 世不失職
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

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犂爲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方荅社稷。故明言爲社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自夏以上祀之祀柱周棄亦爲稷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

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遂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次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礼

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乱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乱。故曰乱制）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于廟）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秋。八月。葬晉項公（三月而葬。速）冬十有二月。呉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礼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

使若在國然。自是鄭人潰叛齊晉畢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内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毎歳書公所在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献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 在襄十五年 今吾子無貳何故 弔葬共使 對曰。諸侯所歸晋君礼也。礼也 以以 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 随時 字小在恤其所無。共所求 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 言不

敢忘共命以共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紼。輓索也。礼。送葬必執紼 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数矣 不得如先王礼数 大国之恵。亦慶其加 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 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 底。致也 取備而已。以為礼也。霊王之喪 在襄二十九年 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 少年少也

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不也）
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
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
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叔之敏）吳子使徐人執掩餘。
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
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
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竟也。養即所封之邑）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城養）取於城父與

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也）將以害吳也。子西諫
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
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
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
可乎。（讎謂二公子）吳周之冑裔也。而弃在海濱。不
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
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
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

将卒以祚呉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悪之歸〕将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呉子怒。冬十二月。呉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髪〔斷髪自刑示懼〕攜其夫人。以送呉子。呉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呉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一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悪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為定四年。呉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又襄二十五年。盟重丘)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使將意如迎公。故荀躒來唁)秋。葬薛獻公(無傳)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叓其無咎(言我為子叓無咎之任)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感)伏而對曰。叓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叓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

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 雖賜以死
不絕其後 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
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君謂魯侯也
蓋季孫探言罪己輕重以荅荀躒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
侯 知伯荀躒 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
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言晉既憂君君言使晉晉必逐之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
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

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
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 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己當受
禍明如河以自誓 荀躒掩耳而走 怪公所言亦不忍聽 曰寡君
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
入何敢復知邪 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
息子姑歸祭 歸攝君事 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
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

不得歸。（傳。言君弱。不得復自在）薛伯穀卒。同盟。故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荀躒唁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邑。（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沈尹戌）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回。邪也）不為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為之心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彊禦之名）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

賤而必書 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来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 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 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 身為艱難。大人。在位者 而有名章徹 謂得勇名 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 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 謂不書。其人名 貪冒之民。將寘力焉 盡力為之。不願於見書 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也 故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 文微而義著 婉而辨 辭婉而旨別 上之人。能使昭明 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 轉。婉轉也 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 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 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呉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 入郢必以庚辰 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

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変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変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変。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無傳。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十五日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埸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

越得歲。而呉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呉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国有福。呉先用兵。故反受其殃。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晋請城成周。子朝之乱。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狭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乱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晋侯。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囲郊。至于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晋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労。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乱。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望来歲之将熟。肆展伯父。若肆大恵。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猶解也。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徳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徳。令我欲徼福假霊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晋之力也。蝥賊。謂災害。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

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徵。召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傒。衞大夫）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游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議遠邇。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

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材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城尺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効諸劉子（効。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琥。玉器）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為失所）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左右（謂有兩）各有妃耦（謂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

無常人。言唯德也

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 史墨。跡古今以實言

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詩。小雅。言高下有変易

三后之姓。於為庶。主所知也。 三后。虞。夏。商

今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 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

天之道也。 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

人謁之曰。生有嘉聞。 嘉名聞於世 其名曰友。為公

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

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 僖公 受費以為上

卿。至於文子武子。 文子。行父。武子。宿 世增其業。不廢

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

是乎失國。 失国權 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

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 器。車服。名。爵號

春秋經傳集解昭七第二十六

春秋經傳集解定上第二十七

杜氏　盡七年

經元年春王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三月晋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晋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告於廟故書至戊辰公即位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變之宜無義例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九月大雩無傳過也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

謐之 冬十月隕霜殺菽 無傳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 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爲政 衛彪傒 衛大夫 曰將建天子 立天子之居 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 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 而田於大陸焚焉 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尒雅廣平曰陸 還卒於甯 甯今脩武縣近吳澤 范獻子去其柏槨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范獻子代魏子爲政去其柏槨示貶之 孟懿子會城成周 不書公未即位 庚寅栽 栽設板築 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 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郳小邾 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 在僖二十八年 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 固曰從旧旧爲宋役 薛宰

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 皇大也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 奚仲遷于邳 邳下邳縣 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 仲虺奚仲之後 若復旧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 承奉也 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 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為旧 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 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 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 求故事 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 山川鬼神盟所告 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 典籍故事人所知也 宋徵於鬼 取證於鬼神 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 開寵遇分則納受侵侮 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 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 後期不及諸侯之役 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 叔寬女叔寬也 萇叔違天高子違人 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

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起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者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与季氏無実怨寇而出者行可也与季氏為寇讎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

其出也君昭公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
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
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季孫使役
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群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
使與先君同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
旌也駕鵝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
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

孫知之為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
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
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
君之義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
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周鞏簡
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為明年鞏
氏賊簡公張本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

災無傳雉门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秋楚人伐吳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傳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傳言弃親用疎所以敗也桐叛楚桐小国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国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為伐其叛国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為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閽杖以敲閽頭也為明年邾子卒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再同盟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六月乃葬緩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闕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门上有臺臨廷

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見其不絜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廢墮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絜故先內車及殉別為便房蓋其遺命莊公卞急而好絜故及是卞躁疾也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為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冬盟于郯郯即拔也脩邾好也公即位故脩好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弃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

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礼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礼不畢將死（遣蔡侯之礼）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召陵張本）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礼入楚竟故書侵）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召陵會刘子諸侯摠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復稱公者會盟異処故）杞伯成卒于會（無傳）六月葬陳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卒

無傳即刘蚉也刘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葬杞悼公無傳楚人圍蔡不服故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孔圉孔羈孫士鞅即范鞅葬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雖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令以十一月者并數閏楚囊瓦出奔鄭書名惡之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棄盟取怨無損於楚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

之(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日謂之羽旌借觀之)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繼旐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礼所以遂弱)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雖得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忿爭)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

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迁)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

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礼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増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国名也与四国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少皡虛曲阜也在魯城内）分康叔（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

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涂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第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令大原晉陽也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惎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公稱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以

車七乘徒七十人与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与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

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国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

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怒也）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以方城外人毁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

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華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独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冦之罪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

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
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
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
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
以出涉睢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鍼尹
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
使赴吳師驚卻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
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
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礼所以不能遂克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
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
為禽焉司馬嘗在吳為闔廬臣是以今恥於見禽謂其臣曰誰能
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
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
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

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拙）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絶）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鬪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強陵弱）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弒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東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

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
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
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
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
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一人楚王若鳩楚竟
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集也鑪金初宦於子期
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弁欲脫子期王使見
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辭曰不敢以約為利
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為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主王割子期
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
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
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
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
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
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
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与秦

鄀
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与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出為明年包胥秦師至張本）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傳）夏歸粟于蔡（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於越入吳（於發聲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無傳）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曰楚乱也終閔馬父之言）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越入吳〻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

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玙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玙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為君不欲使偕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為下陽虎囚桓子起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薳射於柏舉薳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號夫槩奔楚為堂谿氏傳終言之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

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与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幷焚子期
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
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
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
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輿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
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
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乘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
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之不義乙亥陽虎

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乱恐
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
藐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门庚寅
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歜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
壻也傳言季氏之乱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初鬭辛聞吳人
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
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乱有乱則必歸焉能
定楚王之奔随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西有臼水出

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亹涉其奴亹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弑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

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猒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於麇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

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
其戈其所猶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
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傳言昭王所以復国有賢臣也 晉士
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 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
許男斯歸 游速大叔子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無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
人樂祁犂 稱行人言非其罪 冬城中城 無傳公為晉侵鄭故懼而

城之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無傳何忌不言何史闕文鄆貳
於齊故圍之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
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
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普討之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 往不假道於衛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陽虎将逐
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国 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
之 彌子瑕衛嬖大夫 公叔文子老矣 文子公叔發 輦而如

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礼也昭公之難君将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将以為之質(為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将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将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夏季桓子如晋獻鄭俘也(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晋故強使正卿報晋夫人之聘)晋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西設礼明經所以不備書)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晋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称先君以徴其言若欲使晋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将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

寡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閵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曰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四月己丑吳

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獲潘子

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愓

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楊陵師陸軍令尹子

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

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周儋

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儋翩子朝

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

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為戍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六月晉

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為下天王出居姑蕕起秋八月宋

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亊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公言告之陳寅曰

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

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

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

而行也見涸而行涸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晋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於晋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作乱起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姑蕕周地辟儋翩之乱也為明年單劉逆王起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齊侯衛侯盟于沙結叛晋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大雩無傳過也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九月大雩無傳過也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ゝ今歸之不書虎專之）夏四月單武公劉柏公（穆公子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爲亂也）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徵召也）衛侯欲叛晉（屬齊鄭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爲明年涉佗捘衛侯手起）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

季柏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也）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蕕大夫）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己巳十二月五已有日無月）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

宮莊王廟也

春秋經傳集解定上第二十七

春秋經傳集解定下第二十八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侵齊無傳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無傳曹伯露卒無傳四年盟皐鼬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公至自瓦無傳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無傳四年盟皐鼬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兩事故曰遂葬曹

靖公無傳九月葬陳懷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無傳結叛晉曲濮衛地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門士皆坐列言無鬭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称重故以為異強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斃仆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為殿傳言魯無軍政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

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将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晋（執樂祁在六年）獻子私謂子梁曰（獻子范鞅子梁樂祁）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将叛晋是弃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晋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晋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晋張本）公侵齊

攻廩丘之郛（郛郭也）主人焚衝（衝戦車）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毀之（毀郛）主人出師奔（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苫越苫夷）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敘自比僑如）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二侵）晋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公會晋師于瓦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
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
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不書礼不敵公史略之晋師將盟衛侯
于鄟澤自瓦還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
君者前年衛叛晋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
之二子晋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礼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
晋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之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
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晋縣不得從諸侯礼將歃涉佗捘衛侯
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
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
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晋無礼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晋
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
入故公以晋詬語之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
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
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
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為質於晋大

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
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
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国人公以告
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日公朝國人使
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
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
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
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

也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師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
討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為晉討衛季寤季桓子之弟
公鉏極公弥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
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
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国人所薄故五人因陽
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
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
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

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暫也

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後猶晚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騁馳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

閈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内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内地名陽氏敗陽虎説甲如公宫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欲殺之今得脱必喜故言喜於召死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嘻懼聲公斂

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欲殺桓子欲因乱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殺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関以叛叛不書略家臣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歂駟乞子〻然也為明年鄧析張本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無傳四年盟臯鼬得寶玉大弓弓玉国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六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而葬速秋齊侯衛

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秦伯卒無傳
不書名未同盟冬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
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
之尸巢向戌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
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白吾猶衰經
而子擊鐘何也忿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
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

何故舍鐘子己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
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
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鄭駟
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
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
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
邪惡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
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告之

取其忠也 詩鄘風也録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 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無益近用而秪為名故歸之 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 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也 得用焉曰獲 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

六月伐陽関 討陽虎也 陽虎使焚萊門 陽関邑門 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三加兵於魯 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隷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国也成十七年齐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 大國晋也 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

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絶追者）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室之為取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国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鬬死於門屋霤下也）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犂弥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譎以讓之下入城也）書左弥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息）猛曰

我先登書斂甲㯻者之難今又難焉曰 斂甲起欲擊猛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 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 晉車千乘在中牟 救夷儀也令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 衛侯將如五氏 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 卜過之龜焦 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 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 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

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賤 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 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 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 齊侯致禚媚杏於衛 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 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 晳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 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 貺賜也 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 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 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

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
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礼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
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
盡哀也君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斉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弃侵斉之怨夏公
會齊侯于夾谷平故公至自夾谷無傳晉趙鞅帥
師圍衛齊人来歸鄆讙亀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
縣北有亀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斉人服義而歸魯田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氏邑秋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
名罪其稱疾不適晉宋公子地出奔陳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無傳安甫地闕叔孫
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虗請自忿稱弟示首悪也仲佗石彄
皆為國卿不能匡君静難而為辰所牽帥出奔称名亦罪之也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斉侯于祝其實夾

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

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鬪)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涉佗成何由(按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与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偽為固陋不知礼者以劒鋒末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劒向已

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禍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略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

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礼穢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礼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許故以礼距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斉経文倒者次魯事]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斉為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為報]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斉伐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

逆[呵之鱄諸殺呉王亦用剱刺之]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而以圍告廟故書圍]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掌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

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詐為齊使也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遷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郈民易取齊人與郈無異勝於守郈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又將得齊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

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為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

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〻人乃致郈
致其名簿也為下武叔如斉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辰
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
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〻欲之向魋司馬桓魋也公
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徒抶
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
頗焉子為君禮礼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

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
我廷吾兄也廷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
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
衆之所望故言国人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從告齊
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
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德叔孫
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
以以猶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

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經十有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一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弟例在前年〕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叔還如鄭涖盟〔還叔詣曾孫〕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盟臯鼬〕夏葬薛襄公〔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孟縶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無傳書過〕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無傳結叛晉〕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黄〔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

圍成（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郊曹邑）還滑羅殿（羅衛大夫）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国當如畏者以誘致之）仲由為季氏宰（仲由子路）將墮三都（三都費郈成也彊盛將為国害故仲由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於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佯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

晉次垂葭以為之援夏築蛇淵囿無傳書不時也大蒐于比蒲無傳夏蒐非衛公孟彄師師伐曹無傳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叛惡可知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鞅子晉趙鞅歸于晉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彊猶列國薛弒其君比無傳称君君無道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垂葭改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銳師伐河內今河內汲郡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己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下能成功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

圍衛々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令欲徙著晋陽晋陽趙鞅邑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為是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晋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斉則斉當來報欲因懼斉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絶乃如之而歸之于晋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因諸晋陽趙鞅不案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因之使其從者説劒而入渉賓不可渉賓午家臣不肯説劒入欲謀叛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

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渉賓以邯鄲叛稷趙午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乱作乱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晋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説趙孟不可晋国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説秋

十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乱於范氏（皐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悪（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悪（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

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

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經所以書趙鞅歸 傳録晉衰乱）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史魚也）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戍也驕其亡乎

（戍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難）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宗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乱（為明年戍來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陽趙黶孫書名者親富不親仁）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

来奔亦黨公叔戌皆悪之五月於越敗呉于檇李於越之国
也使罪人詐呉乱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呉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呉子光
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魏郡黎陽縣東北有
牽城公至自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天
王使石尚來歸脤無傳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
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
公孟彄出奔鄭彄書名與蒯聵黨罪之宋公之弟辰自
蕭來奔無傳称宋公之弟例在十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

會公無傳會公于比蒲来而不用朝禮故曰會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
晋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
奔宋戌來奔終史魚之言梁嬰父悪董安于謂知
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
得晋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
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乱安于則發
之是安于與謀乱也晋國有命始禍者死二

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躒）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允常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使吳師乱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釋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

立於庭（夫差閽庭嗣子）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元年）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蒯聵衛靈公大子盂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己）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

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戕殘殺也）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無後）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举死重也改卜禮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無傳書過）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蘧篨（不果救故書次）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礼）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礼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冬城漆（邾庶其邑）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王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礼）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俘取也）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

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姑夫人之礼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礼不赴不祔故不称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春秋經傳集解定下第二十八

春秋經傳集解

十四

春秋經傳集解哀上第二十九

杜氏　盡十三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處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

栽設版築爲圍壘周帀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爲壘當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旣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爲明年蔡遷州來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爲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牧官之長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

膳羞之官賴其以得除己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
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
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
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
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

爲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
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
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讎猶言天讎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
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
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
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池爲二十二年越入吳

起本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

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

至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
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傳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齊侯
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
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
帥賤故不書）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
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
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
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

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
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
有菑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
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
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
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
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宿

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内官一日之行所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
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為二十二年越滅吳起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以賂取之易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定四年盟皐鼬

滕子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
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
戰于鐵鄭師敗績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孫
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而葬緩十有一月蔡遷
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懐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
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

僕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内同之令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没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没爲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

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大子絻絻者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欲爲衛人逆故衰絰成服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

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從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詢也從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言今與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罰也為眾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于車

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
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羣子勉
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三子
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痁作
而伏痁瘧疾也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
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業
守文故曰文祖蒯聵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繹君助臣爲從於亂

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趙簡子
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右持矛敢告無絕筋
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也
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祈禱鄭人擊
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蠭旗蠭旗旗名大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
雖北猶獲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大子前怯今更勇傅傁曰雖

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傳使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爲難後竟有晉陽之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爲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爲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爲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爲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火曰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琊開陽縣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子駟之黨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待求之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四相從爲駕之易百官官備府庫愼

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愼爲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爲濟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不備而旹辦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稾表表火道所向者去其稾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帀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劉氏范氏世爲昏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萇弘事劉文公爲之大夫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責周與范氏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終違天之禍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敕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

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
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
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
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
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
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
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傳備言季氏家事冬十月
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
郛伐其北郛郭闉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荀寅
使在外救己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
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不
言弒其君賤盜也蔡公孫辰出奔吳弒君賊之黨故書名葬秦
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夏
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弒君黨晉人執
戎蠻子赤歸于楚晉取為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告蠻子不道於其民

也赤本屬楚故言歸城西郛無傳魯西郛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
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秋八月甲寅滕子
結卒無傳同盟於皐鼬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亂故
是以緩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
也承承音懲蓋楚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
卒翩蔡大夫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守其門文
之鍇後至鍇蔡大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
知牆俱進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
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霍也夏楚人
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
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比蔡之故
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
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將奔命焉爲
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僞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
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

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
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眅也析縣屬南鄉郡析
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
和菟和山在上雒東也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
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
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
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

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
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爲
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
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
誘其遺民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秋七
月齊陳乞弦施衞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弦施弦多庚
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
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臨晉邑十二月

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
時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即高邑縣也路縣東
有壺口關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
與鮮虞會也
經五年春城毗無傳備晉也夏齊侯衛侯伐宋無傳晉趙
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再同盟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

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
爲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
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
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
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
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爲吉射距晉戰死夏
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
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鬻

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諸大夫恐
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
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
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
請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
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
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
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

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鄭駟秦富而
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
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塈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
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禍
經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晉趙

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
奔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叔還會吳于柤
無傳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陽生
入于齊爲陳乞所逆故書入齊陳乞弒其君荼弒荼者朱毛與
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
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
禪老皆疑於免罪故春
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冬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

寅于柏人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
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
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
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
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偃蹇驕敖皆
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
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
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

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圉晏嬰之子圉施不書非卿）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

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内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

淫常可矣（又逸書言信出己則禍亦在己）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託事之次）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爲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戒使無洩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齊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内子士僖子妾）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魚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悼公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

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己可爲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號也去鬻姒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

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遷之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殳冒淳地名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

以冬告會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鄫今琅邪鄫縣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外内之辭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爲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

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 違周爲背本 不與必
弃疾於我 放弃凶疾夾伐擊我 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 嚭吳大夫
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 言君長大於道路
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
大國也 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 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
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
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
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大伯周人

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
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端委禮衣也 反
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弃禮知其不能霸也 季康子欲
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大國
吳也 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
者危將焉保 二德信與仁也 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
如 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 惡賢而逆之 孟孫賢景伯欲使六夫不逆其

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其存者無數
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
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荅孟孫
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
忿荅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季孟意異使直
不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鐘聲邾不禦寇
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

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言以近吳二千里不三月
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距魯成子
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
晝掠虜掠取財物也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掠
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以其
亡國與殷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
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徙就以辱之邾茅夷鴻
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曰魯弱晉

而遠吳馮恃其衆（馮依）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
事（辟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
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
衍（鄫衍即鄫也鄫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録）秋而背
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
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屬）以
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宋人

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
以不救（桓謚）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
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
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
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
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
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
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

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爲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人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

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剛縣北

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齊人歸讙及闡

不言來命歸之無旨使也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殿不上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不輒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

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
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則爲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
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
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
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
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緩則若無能自立
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
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

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戍備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
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及吳滋濁也
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必可克
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
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
懼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

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
鄫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
於蠶室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
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弁析朱鉏爲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
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
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
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
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

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
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
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畏微虎也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
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
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
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

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吳夷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

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爲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嚭因諸樓臺栫之以棘栫擁也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爲十年邾子來奔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涖盟明閭丘嬰之子也盟不書諱略之且逆季姬以歸嬖季姬魴侯所通者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誠動羣公子公子愬

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潞齊
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
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
麇之以入遂殺之麇亦束縛冬十二月齊人歸讙
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
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夏楚
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
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
從將進受命於君為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賸之嬖
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
之瑕請取於他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
每日遷舍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
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

者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

為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馮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為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為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

甥舅也（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宋為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之卦故以為宋吉）
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
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伐之為不吉）冬吳子使來儆師
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
（從書會不與謀）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故不書弒）夏
宋人伐鄭（無傳）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
伐齊（無傳）葬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無傳書歸齊納之）薛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秋葬薛惠公
（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郎
（郎齊地邾郯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
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夏趙鞅

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令再令瀆也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為明年吳伐齊傳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書名貪也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赴以名故書之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淫也

傳十一年春齊爲鄎故（鄎在前年）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戰爲不臣）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己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不欲戰

故不對退而蒐乘蒐閱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
顏羽御邴洩為右二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
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季孫曰須
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步卒
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
從之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務人公為昭公子見保者
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繇役煩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

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既言人不能死己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
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
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眾三刻約信如之眾從之如樊
遲言乃踰溝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
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為
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
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伍人齊伍敢而欲走不狃曰

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言止戰惡足爲賢皆無戰志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
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
宵諜曰齊人遁諜間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
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
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
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戰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
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皆俱也孔子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冉
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
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夏陳轅頗出奔鄭初
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
餘以爲己大器大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
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糗乾飯也喜曰何
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醴糗曰何不吾諫對
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

齊（欲以報也）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嬴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含玉亦示必死）吳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彊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

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孔子弟子）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公之）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褽薦也）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

俾易種于茲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艾陵役也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以獻於君）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遺疾之弟孔姑孔文子之女疾之妻）疾臣向魋（為宋向魋臣）納美珠焉與之

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鄖少禘皆衛地）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叔疾）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夏戊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圉文子名度謀也）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卒曰（卒終也）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

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言）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爲明年用田賦傳）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

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孔子始與弔也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公會吳子槖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繒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贄明神]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爲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

藩衛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吳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執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

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宋鄭之閒有隙地焉[隙地閒田]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俱弃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爲之城嵒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書取覆而敗之]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無傳]九月螽[無傳]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盜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非大夫]十有二月螽[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

（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冬螽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圍嵒師）鄭子賸
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
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各
不有）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
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隧道
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
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

之（觀越師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曰
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
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
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乙
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
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
庸壽於姚（地守故不獲）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
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
周室我爲長吳爲大伯後故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
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
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
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
國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
之少待無與爭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吳人將以公
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
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
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
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
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
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
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如
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

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因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

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繠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王欲伐宋殺其丈夫

而因其婦人（以宋不會黄池故言吳子悖惑）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

春秋經傳集解哀上第二十九

春秋經傳集解

十五

止

春秋經傳集解哀下第三十

杜氏　盡二十七年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録以續孔子所脩之經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

舒州庚戌叔還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豎出奔楚(無傳)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莒子狂卒(無傳)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衞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衞(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

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濟成也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 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事在六年 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 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 諸御鞅言於公 鞅齊大夫 曰陳闞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擇用一人 弗聽子我夕 夕視事 陳逆殺人逢之 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 遂執以入 執逆至朝 陳氏方睦 欲謀齊國故宗族和 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 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 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失陳逆懼其反爲患故盟之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 豹亦陳氏族 使公孫言己 言己介達之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 既終喪也 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 肩背僂 望視 目望陽 事君子必得志 得君子意 欲爲子我臣吾憚其爲人也 恐多詐 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

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出一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子芒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門不內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

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

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
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耏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
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
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
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
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
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
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欲因

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鞌向魋邑薄公邑欲
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
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僞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
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
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
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
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
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

（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游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

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即魋也）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

（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

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
也故不敢不言(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從)初孟孺子洩將
圉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圉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
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
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
子鞭之(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
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
使)懼不歸(不敢歸成爲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
丕出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
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
(魯與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
輸(以偪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
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爲
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

（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㶟然隕大夫之尸（㶟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荐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禄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弃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

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

君與涉人之過也兵人內之傳言芋尹蓋知禮秋齊
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仲由子路曰
天或者以陳氏爲齊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
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
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
子故爲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弟成
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
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

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
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
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
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
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
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
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
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

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邑）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

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

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己必繼孔悝為難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

離病於外父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
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爲明年瞞成奔起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
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
還成出奔宋即瞞成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
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
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
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
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

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肹也曰蒯聵得
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
弃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
焉使下臣肹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肹
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
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方天之休言天
方授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夏四月
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

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慭且也俾使也屏蔽也）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慭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為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公為）得祏於槖中孔悝

出奔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爲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

此鮮不遠矣比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爲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承之以劒不動拔劒指其喉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汝陰愼縣也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

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
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
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
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
患弗從葉公在蔡 蔡遷州來楚并其地 方城之外皆曰
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
無饜偏重必離 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辟言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
釁而討之 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 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
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 白公欲以子閭為王 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
者 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
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
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不能從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 高府楚別府 石乞尹
門 為門尹 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
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

矣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
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歲年穀也日日以幾冀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
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
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
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
公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
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

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
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
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
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燕勝
弟頯黃吳地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寧安也乃
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
老於葉傳終言之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

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為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劒)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

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玉）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旣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

令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謟疑也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

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過相將爲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子國寧也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今濮

陽城中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緜緜瓜初生也良夫言己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爲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赦衛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横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

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辟蒯瞶也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翦削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

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潞齊邑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鄭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宋皇瑗之子麇瑗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

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𥹭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雎之亂故在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𥹭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爲適子杞姒子仲妻麇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老不能爲亂麇則不可知公執之執皇麇瑒奔晉召之召令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瑒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瑒從子巳人伐楚圍鄾鄾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命以爲右司馬及巳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爲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巳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

兵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
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曰
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夏衛石
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
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蒯聵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爲備夏
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
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

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
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
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
晉公室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
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將
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
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

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之喪
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
趙孟曰黄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黄池在十三年）
（先主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
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
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
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

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
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
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
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
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
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
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筍）使問趙孟
（問遺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爲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荅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皐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荅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荅稽首令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至也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閭丘明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次舍也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爲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

公八年為吳所囚十年奔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輿眾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

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犂丘隰也）齊師敗績知

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

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

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

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

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

會之取廩丘（石臧賓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

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庚）

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

也（躗過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生曰餼）

大史謝之（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牢禮

不度（不如禮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後於魯）邾子又無道

越人執之以歸（終子贛之言）而立公子何何亦無

道（何天子革弟）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

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

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
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
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朱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
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
卒立之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閏月公
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而
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
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
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
聲子韈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
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嘔吐也）是以不敢
（不敢解韈）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
出公戟其手（抵徙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
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亡爲幸）得
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

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輒登席者）公孫彌牟（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蒯聵也亂不速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

郢(郢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泠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轉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己爲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公爲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爲內間)見子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法)

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爲君閒不審察私共評之)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面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再宿爲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入)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鄙也)郭重僕(爲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

梧武伯爲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訾毀其貌）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若遠行勦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爲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傳二十六年春王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衛侯輒也）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愎很也）乃睦於子矣（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

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也）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怒期而不得加戮故敕宮女令苦困期姊）司徒期聘於越（爲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也）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忿期而及其姊爲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爲左師（不緩子靈圍龜之後）樂茷爲司城（茷樂溷之子）樂朱鉏爲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

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

之使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爲基必敗也

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

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

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附有地名空桐沃宮宋

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

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

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

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

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

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

之罪也言大尹所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

外盧門宋東門其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己爲烏而集於其上

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

北門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

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

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
我因子潞子路欒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
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
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
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戴氏即樂氏
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
氏欲伐公公謂公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
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大

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
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
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
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衛
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
入盟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
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
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内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

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
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爲主
主四方）而國於何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
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西平
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
（恥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思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
夫（不及與越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

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夏四月己
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妄）晉荀
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地）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
歂子）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
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
加之五邑）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
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
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

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己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爲晉之心）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己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

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
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侈也
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亦患公之
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
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己
可得以壽死不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
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
孫有陘氏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

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没於魯悼
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
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
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
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
壘酅魁壘晉士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
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
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

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對曰

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

由是惎知伯惎毒也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

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春秋經傳集解哀下第三十

春秋經傳集解後序

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

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

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

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

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泂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

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䟽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為大與尚書敘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為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春秋經傳集解後序

經凡一十九萬八千三百四十八言

注凡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八言

經傳識異

諸已見陸氏釋文及今本與釋文不同者不著

序

春秋經傳集解序 正義作春秋左氏傳序且云此序文多不同或作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晉宋古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

杜氏 一本無此二字

隱公

八年注諸同盟稱名者 一作諸侯同盟

桓公

元年注疑謬誤 謬一作繆

二年注城武 城一作成

四年注唯時合禮 唯下一有書字

僖公

三年注於播五稼 播下一有種字

十四年公怒止之 一無止字

十五年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孔氏正義無此云傳文於此或有上天降災至唯君裁之在左氏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耳

二十三年懷與安 與一作其

二十四年亂也 一無也字 母弟之寵 呂太史云弟字疑衍

二十六年至酅弗及 弗一作不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 責下一無無字

三十年狄閻晉 間一作闓 不缺秦焉取之 一作若不缺秦將焉取之

宣公

二年官卿之適官一作官適下一有子字

十年注上某氏者姓下某名一作上某出者姓下某名一作上某姓下某名

十二年又可以爲京觀乎可一作何又京下一無觀字

成公

元年注茅戎戎別也一作茅戎別種也

九年注㐭丘縣一作厚丘縣

十四年烏呼天禍烏一作嗚

十五年出舍於雎上一無出字

十六年泯曹也泯一作泜下同

襄公

十七年實興我役興一作與

二十六年注吏遣使遣一作遺

二十九年注故末大襄一無襄字

昭公

三年相胡公（孔氏云相當作祖）

七年注公孫段豐氏黨（孔氏云豐當作騶傳寫誤）

八年莫保其性（保一作信）

十七年其能久乎（乎一作矣）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當之下一有六物之占四字）

十九年民有兵亂（一作亂兵）

二十年照臨敝邑（照一作昭）鄭甲（甲一作申）齊侯疥（袁狎云疥當作痎）

二十一年注不呰小怨（呰一作訾）

二十六年注晉靡滑皆周地（地一作邑）不立壬（壬一作王）

三十年好吾邊疆（吾一作吴）

哀公

二十六年注襄祝名（祝下一有子字）

從事郎興國軍判官沈　景淵

迪功郎興國軍軍學教授聞人　模

朝奉郎通判興國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鄭　緝

宣教郎前權發遣興國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　師夏

奉議郎權發遣興國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葉　凱

本學五經舊板乃僉樞鄭公仲熊分教之日所
刊實紹興壬申歲也歷時浸久字畫漫滅
且缺春秋一經嘉定甲戌夏有孫緝來貳
郡嘗商略及此但爲費浩瀚未易遽就越
明年司直趙公師夏易符是邦模因有請慨
然領略即捐金出粟模亦撙節廩士
之餘督工鋟木書將成奏院葉公凱下車觀
此且惜五經舊板之不稱模於是併請于守貳

復得工費吏師主學粮畚椽沈景淵同訂置而更新之迺按監本及參諸路本而校勘其一二舛誤併攷諸家字說而訂正其偏旁點畫粗得大槩庶或有補於觀者云

嘉定丙子年正月望日閩人撰敬書